

東西洋考

自卷之十
至卷之十二

和装本

ル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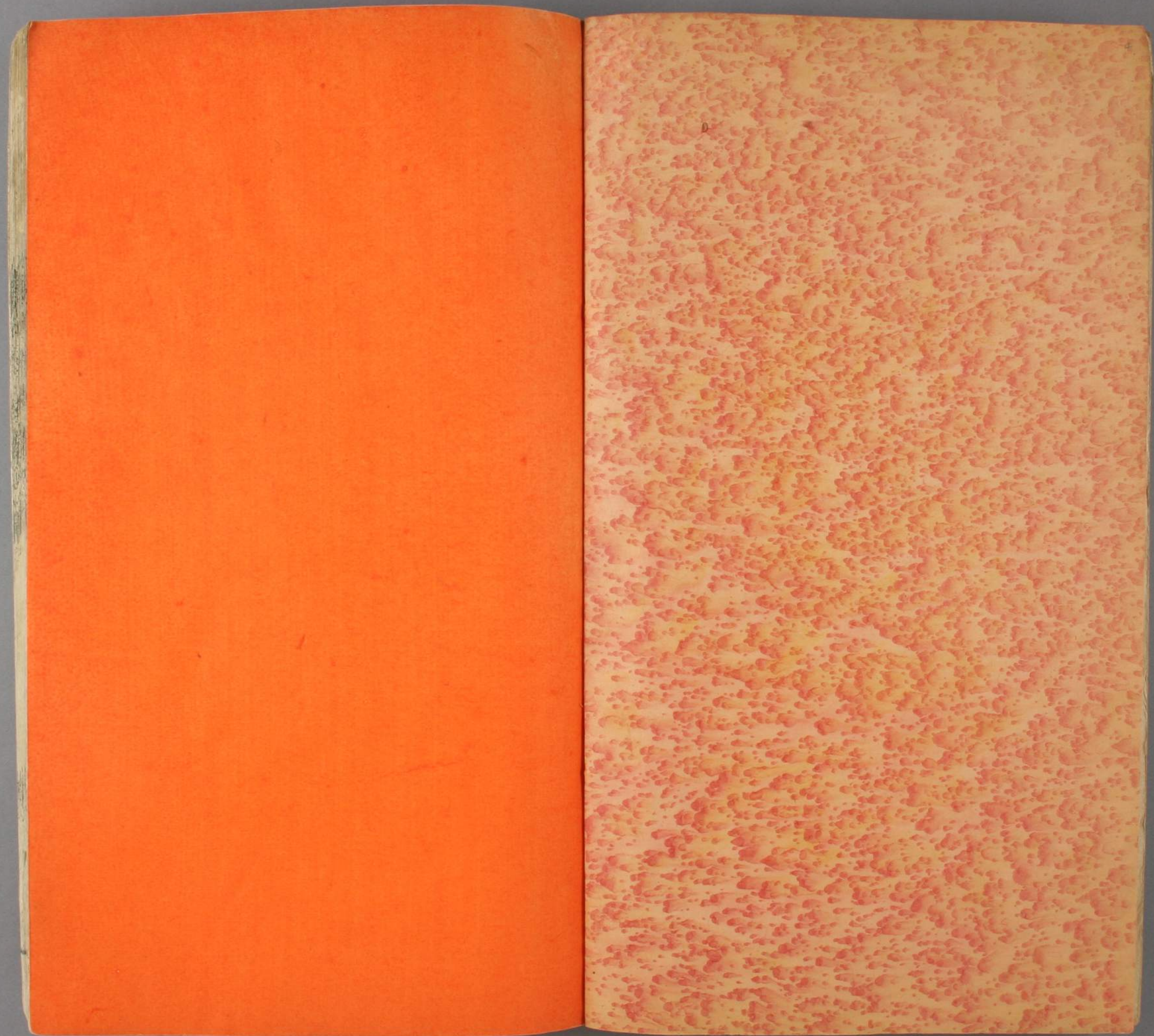
3055

4





ル 2
3034
4



東西洋考卷之十

藝文考

交趾

唐降楊於陵賀安南破環王制 白居易

省所賀安南破環王國者蠻夷犯疆方鎮致討

竟徒喪敗荒徼清平卿素蘊忠誠又連封壤疾

既同於山藪勢益壯於輔車想聞捷書當倍憫

愜載省所賀深見乃懷

占城元和三年犯安南
楊於陵為節度使遣兵
擊走之故
有此制

昭和十三年
十月二十四日
購求

門凡 7
號 3055
卷 4

門凡 2
號 3034

宋降交州制

率土來王方推以恩信舉宗奉國宜洽於封崇
 眷拱極之外臣舉顯親之茂典爾部領世為右
 族克保遐方夙慕華風不忘內附屬九州混一
 五嶺廓清靡限溟濤樂輸琛寶嘉乃令子稱吾
 列藩特被鴻私以旌義訓介爾眉壽服茲寵章
 可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封交趾郡王

宋史
 曰丁部領為交州帥號大勝王署其子璉節度
 使凡三年遜璉位嶺表平遣使內附制以璉檢
 校太師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八年遣
 使貢犀象香藥朝議崇寵部領故降制

宋賜黎桓詔

丁氏傳襲三世保據一方卿既受其倚毗為之
 心膂克徇邦人之請無負丁氏之心朕且欲令
 璿為統帥之名卿居副貳之任制裁制置悉繫
 於卿俟丁璿既冠有所成立卿之輔翼令德彌
 光崇獎忠勳朕亦何吝若丁璿將林無取童心
 如故然其奕世紹襲載綿星紀一旦捨去節鉞
 降同土伍理既非便居亦靡安詔到卿宜遣丁
 璿母子盡室來歸俟其入朝便當揆日降制授

東坡先生詩集卷之二

二

本

卿節旄凡茲兩途卿宜審處丁璿到京必加優

禮今遣供奉官張宗權齎詔諭旨當悉朕懷宋史

曰太平興國八年黎桓自稱權交州三使留後遣使貢方物并以丁璿表來上帝賜桓詔桓已

專據其上

宋受黎桓制

王者懋建皇極寵綏列藩設邸京師所以盛會

同之禮胙土方面所以表節制之雄矧茲跼焉

之隅克修設羽之貢式當易帥爰利建侯不忘

請命之恭用舉疇勞之典權知交州三使留後

黎桓兼資義勇特稟忠純能得邦人之心彌謹

藩臣之禮往者丁璿方在童幼昧於撫綏桓乃

肺腑之親專掌軍旅之事號令自出威愛並行

璿盡解三使之權以徇衆人之欲遠輸誠款求

領節旄士燮疆明化越俗而咸又尉佗恭順稟

漢詔以無違宜正元戎之稱以列通侯之貴控

撫夷落對揚天休可檢校太保使持節都督交

州諸軍事安南都護充靜海軍節度交州觀察

處置等使封京兆郡侯食邑三千戶宋史曰雍熙二年遣

牙校張紹馮貢方物繼上表求正領節鎮三年
秋又貢是歲十月降制授桓使持節都督交州
仍賜號推誠
順化功臣

宋報交州詔

卿撫有南交世受王爵而乃背德奸命竊暴邊
城棄祖考忠順之圖煩朝廷討伐之舉師行深
入勢蹙始歸迹其罪尤在所絀削今遣使修貢
上章致恭詳觀詞情灼見悛悔朕撫綏萬國不
異邇遐但以邕欽之民遷劫炎燬久失鄉井俟
盡送還省界卽以廣源等賜交州

宋史曰神宗卽位封李曰

尊南平王熙寧元年加開府儀同三司二年表
言占城闕貢臣帥兵討之虜其王詔以其使郭
士安爲六宅副使陶宗元爲內殿崇班日尊自
帝其國尊公蘊爲太祖神武皇帝國號大越改
元寶象又改神武五年日尊率命廣西轉運使
康衛爲弔贈使予所奪州縣詔報之乾順初約
歸三州官吏千人久之才送民二百二十一日
男子年十五以上刺額曰天子兵二十以上日
投南朝婦人刺左手曰官客以舟載之而泥其
戶牖中設燈燭日行一二十里則止而僞作更
鼓以報凡數月乃至
蓋示海道之遠也

御製諭安南國王詔

前者朕命安南來見期以三年遣使一朝所貢
表意而已若事大之心未堅何在物之盛今使

者黎公等至仍前遠貢豐物何不遵朕至意豈
彼中紊亂紀綱更王易位有所疑猜乎然君臣
之分本定昔王荒昏於上致令如斯豈非天假
手歟朕又聞方今之王亦族中人為之或者可
吁中國聖人有云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
不得已天下神器也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
失之今陳煥奪位而為之必畏天地而謹事神
恤及黔黎庶膺王爵儻慢天地而虐庶民又非
久長之道且安南限出隔海遠居最爾天造地

設帝命王於彼者以主生民中國有道之君必
不伐尚強無知者必征今朕統天下惟願民安
而已無強凌弱衆暴寡之為安南新王自當高
枕無慮加兵也○御製諭安南使臣阮士諤○
其勞甚矣今命爾歸復達爾邦當與叔明言昔
者陳日煥荒昏以致亡滅然既亡之後爾中多
事連年今王若不德勝前王又恐宗社不安若
欲久安之道務以仁治國毋以虐為政儻有小
愆當自省脩德以釋則可回天意○御製安南
國王陳叔明勅○前者為入貢之禮繁所貢之
物廣然廣則廣矣以物度之上不足備內廷之
供下無利於軍民往復勞苦致生嗟嘆為斯止
貢三年一至至必貢微情厚乃國王之大體也
何王不知我之至意數來無誠物廣寡用安得

萬里神交者耶且王居遐荒山川阻險封疆之際密邇中國之邊郵若欲互生情愛福及黎民則送往迎來毋必自悔若泛常施以小詐則大體一失禍不招而自至又非無事而生事今王不如我約貢物之廣勞民從事行移字異莫辨真偽阮士諤非人國王之為也今陪臣行人歸特諭王知邇來朕中書御史臺朋黨相尚事覺已行誅畢因是王知故茲勅諭○御製命書諭止安南行人勅○使者自安南歸奏陳安南人情禮意彼中動以侮詐為先非以小事大之誠乃生事之國不可數令人往來近歲貢將期爾中書速遣人至境止行人歸毋尚虛禮令安南國王省已修仁○御製諭安南來使勅○夫入必自悔然後人悔之洪武十一年爾王差阮士諤來貢朕知彼中多難特以心腹之言勅諭阮士諤歸朕恐待王禮尊專命內臣與阮士諤親往安南何至其境士諤星奔日馳兼程先至我內臣既達爾邦士諤周知所在故出門入戶

之禮排筵席宴之間異端非一此果禮之誠歟神侮之設敷安南中國雖稱僻居遐荒實是密邇雖曰密邇地不足以廣疆人非我用在前中固之君雖統朕思限山阻川實為疆制若我中因有道內安四夷守分何欲今安南與朕本無嫌疑若較斯非必後有餘愈阮士諤來朝及其至因似非有官今爾等來若欲令見又非有官故不令見爾歸告叔明安分高枕雖不來朝亦也無虞邇來朕失務德人神有變惶懼無已爾勿我干故茲勅諭

御製諭安南陳叔明詔

朕聞春秋諸侯之國皆自喪其福然後相繼而滅亡者云何蓋逆君命而禍黔黎故天鑒不可逃也假使當時諸侯惟天王之命是從豈不同

周之固何期捨長富貴而貪高位致富貴若草
 杪之朝露賢不云乎母為禍首母為福先爾叔
 明自臨事以來國中多事民數流離此果爾兄
 弟慕福而若是耶抑民有愆而致是耶易不云
 乎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
 天地之廣長民者眾若邦有道固封疆勿外求
 則世為永福若越境殃民福命未可保也爾安
 南與占城忿爭將十年矣是非彼此朕所不知
 其寃未伸而讐未解將如之何爾叔明如聽朕

命息兵養民以遂天鑒後必無窮之福若否朕
 命又恐如春秋之國自取滅亡也昔人有云以
 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何也殺伐之事好
 還故知者不為爾其圖之鑒春秋之失毋蹈往
 轍豈不美乎

○諭占城安南二國詔○朕居中
 海內諸國皆來臣朕貢賦方物古城上言安南
 田兵連年侵境朕未知實否今為爾兩國言之
 和睦隣境乃保國善道故善為國者各守其封
 疆各安其民人上順天道天必祐之世道得以
 久長若各不安分構怨交兵縱其君長身雖無
 損害及生民又何利乎甚而天地神人其憤其
 怨其患將有不可測者此豈保國之道哉朕為
 天下主治亂持危理所當行今遣諭爾兩國若

彼此果有所爭即當罷兵以租睦鄰境為念畏
天保民安疆土以永傳于子孫豈不美歟故茲
詔未想宜知悉○阮廷檜歸省諭安南國王勅
○前者占城之役祇候內人阮廷檜行中之一
爾因爾前王終古海之濱廷檜留古國思歸浮
海至於嶺南有司送至朕見淨人授以內臣之
職今六年矣特令省親并養疾若痊王必令再
至今因廷檜復諭尚兵相加之役自今已後
王無再舉勤脩睦鄰之道以樂安南之民其福
無窮故茲勅諭

御製諭安南陪臣謝師言等歸勅

盛暑時來涉山川之遙晨進昏止吞煙服霧勞
已至矣然是脩職貢而以小事大之行爾承國
王之令事畢而歸盛暑未終潦水汗漫非舟不

濟舟則舟矣爾當中庸其心凝然其神則天假
颶風渡衡陽之浦不期而濟之必矣不然巨魚
尾浪齧背風生蛟蜃嘯氣而雲橫八極非誠心
無二者豈不危然是時櫂傾而舵權欲良工以
完之奚速成也哉朕以天道人事表裏而諭一
如朕命吉哉故茲勅諭○御製命中書回安南
公文○安南僻在西南
本非華夏風殊俗異未免有之若全以為夷則
夷難同比終是文章之國可以禮導若不明定
儀式使知遵守難便責人中國外夷若互有道
彼此歡心民之幸也何在繁文今後與安南往
來爾中書行移詔書無故不輕往使彼得自由
豈不有便外夷者歟爾中書昭示安南知會三

年來貢陪臣行人許五人而止進見之物須致至微至輕必來使自捧而至免勞彼此之民物不在多惟誠而已

開設交趾衙門詔

永樂五年三月初一日

朕祇奉皇圖恪遵成憲弘敷至治期四海之樂康永保太和俾萬物之咸遂夙夜兢業弗敢怠遑仰惟

皇考太祖高皇帝混一天下懷柔遠人安南陳日桂慕義嚮風率先職貢嘉其勤悃頒賜鴻恩封安南王長有其土子孫世襲與國咸休賊臣

黎季犛子黎蒼久畜虎狼之心竟為吞噬之舉殺其國主晟其闔宗覃被陪臣盡罹慘酷指剋殺戮荼毒生民雞犬弗寧怨聲載路狐疑狙狡鼠黠狼貪詭異姓名為胡二元子胡空隱蔽其實矯稱陳甥誑言陳氏絕嗣請詔襲封朕念國人無所統屬不逆其詐聽信所云倖成紆譎之謀輒逞跳梁之念全無忌憚靡慙不為自以聖優三皇德高五帝欺聖欺天無倫無理僭國號曰大虞竊紀年為紹聖非惟恣橫於偏方實欲

抗衡於中國佯奉正朔受頒曆而焚之招納逋
逃聞追索而隱匿朝貢之禮不行克暴之情益
肆亟淹卵育存存有圖大之心鋒峭斧蟾益動侵
陵之勢覬覦南詔窺視廣西據思明之數州侵
陵遠之七寨擄其女子以備髡鉗毆其人民以
蹈湯火欺占城之孱主伐其國以遭喪奪其土
疆要其貢賦逼受僞印冠服令其從已背朝屢
被殘殃數來告急朕矜愚昧未終絕之特遣使
臣曉以禍福啓其自新之路開其向善之門諄

切再三俾其改悟益見冥頑狠愎稔惡弗悛未
幾安南王孫奔竄來京訴陳其事黎賊一聞謬
來効款來釋誣罔之罪迎立陳氏之孫示彼至
公會何芥帶卽遣送歸國賊乃伏兵要殺於途
并殺朝使朕遣人賜占城禮物又殺使臣而奪
之昔苗民逆命禹有徂征之兵葛伯仇餉湯有
徯蘇之旅朕以五兵戢橐之日正萬國乂安之
時獨茲叛夷妄干天憲興言及此肅然傷懷志
在弔民豈忍窮武不得已告于神祇聿興問

罪之師爰舉九伐之典用除殘暴以解倒懸乃
命征夷將軍成國公朱能等率偏師帶甲八十
萬討之特勅將士臨陣來敵者殺無赦其來降
者悉宥師渡富良江賊率衆號七百萬來拒尚
逞怒睦之勇以嬰霆擊之威其刃纔交勢卽披
靡我師輾之如摧枯拉朽斬首百萬級直擣東
都遂平西都四郊無結草之固前徒有倒戈之
師黎賊孽黨卽時殄滅其投兵乞命者卽釋不
誅所至市不易肆人民安堵徧東陳氏子孫立

之其國官吏耆老稱爲黎賊滅盡無可繼承陳
請安南本古交州爲中國隄縣淪汚夷習于茲
有年今幸迅掃攙搶剗磔蕪穢願復古州縣與
民更新庶再覩華夏之淳風復見禮樂之盛治
俯徇輿情從其所請合行事宜條列于後 於
戲威武戴揚豈予心之所欲元惡旣殛寔有衆
之同情廣施一視之仁永樂太平之治布告中
外咸使聞知

爲丁璿上宋太宗表

黎 桓

臣族本蠻酋辟處海裔脩職貢於宰旅假節制於方隅臣之父兄代承闡寄謐保封畧罔敢怠違爰暨淪亡將墜堂構將吏者蓋乃屬於臣俾權軍旅之事用安夷落之衆土俗獷悍懇請愈堅拒而弗從慮其生變臣已攝節度行軍司馬權領軍府事願賜真秩令備列藩于冒宸宸伏增震越宋史曰丁璉既死弟璉尚幼嗣立大將黎桓遷璉別第舉族禁錮之代總其衆太宗怒以蘭州團練使孫全興八作使張璠左監門衛將軍崔亮爲陸路兵部署自邕州路人寧州刺史劉澄軍器庫副賈湜供奉官王傑爲水路兵部署自廣州路人黎桓遣牙校江巨湲

贖方物來貢仍爲丁璠上表上察其欲緩王師寢不報王師進討斬首二千餘級六年春炎破于白藤江口轉運使侯仁寶率前軍先進全興等頓兵候澄仁寶累促之不進及澄至并軍由水路至多羅村不遇賊復回花步桓詐降以誘仁寶遂爲害諸將班師

平南獻俘露布

明張輔

伏以天討有罪聿興帛伐之師武功告成爰舉獻俘之禮渠魁盡獲海嶠肅清蓋剗惡必鋤其本根而絕患寧存乎萌蘖安南逆賊黎季犛更姓名胡一元及子黎蒼更姓名胡奎者僻居炎徼負固海隅豺狼之殘孽蛇虺之遺毒戕賊國

主潛移陳氏之宗祧荼毒生民數犯朝廷之邊
境攻圍詔使侵暴隣邦僭稱大虞竊紀年號酷
刑威衆人懷孛戮之憂橫歛剝民家被掎剋之
害啣冤動地無辜顛天

聖恩嘗許其自新狂豎怙終而不改擠過天朝
之使賊殺故主之孫究其甚三苗舜法豈容於原
宥罪浮反側漢兵必事於剪除臣等恭奉制書
總率師旅鷹鷂鷙先雲氣而度斗南貔虎熊
羆挾風威而踰嶺表屢破重關之險飛度長江

遂拔多邦之城殲夷羣醜乃乘破竹之勢分逐
竄蒿之夷東都宜平西都亟下餘孽如蟻蝻之
聚迅掃於盤灘因牧賊黨猶燭火之然撲滅於
嚕江仙侶市廛安堵郡邑嚮風士民上書陳其
罪惡者動以千計土人效順願同追勦者何啻
萬人乃督舟師進逼膠水逐鯨鯢於海口困虎
兕於荆中暫爾偷生須臾延命因駐我師而設
備欲致彼賊以就誅狂悖猶欲鴟張醜類仍懷
豕突傳報賊衆引兵駕象以來侵憤激諸軍鳴

劔抵掌而往捕臣彬臣旭戒行既遠都督柳升驚報倏來賊復入於黃江船悉來於閩海遣僞將朝射仁鑑等犯鹹子關臣輔遂用弩弓躍馬督陳麾兵調驃騎將軍吳旺劉塔出游擊將軍林帖木兒神機將軍張勝丁能朱貴橫海將軍王玉都指揮黃義指揮李敬等領精兵而直前急擊登岸之勁賊都督僉事柳升黃中鷹揚將軍江浩徐泰都指揮徐正等率舟師而力戰奮勦游水之逆徒殲其群兇斃其首將瀘水盡赤

長江屍壅而血腥殺氣騰空終日雲昏而霧慘臣晟率都指揮柳宗等領馬步官軍水陸夾攻大肆剪屠餘燼潰散臣彬臣旭聞報繼至臣輔率驃騎將軍朱榮等乘勝追襲由嚕江至於黃江賊徒棄槳奔逃獲海艦及其戰艦直抵閩海聞賊首輕舟復竄海濱遂洗滌脅從綏懷降附臣晟等率都指揮俞讓等亦由嚕江直至龍王海口獲到戰守船隻釋其拘繫人民臣輔等以賊巢既傾兇徒盡散遂振旅於膠水復陳師於

東西洋考卷之十
交州誓殄賊以寧邊當奮身而勵衆議留臣旭
備禦黃江等處臣輔臣彬領馬步官軍倍道兼
進直窮海陬追擒賊首臣輔仍調柳升等臣晟
調指李節等各領戰艦由水路窮追師過清華
府磊江賊衆猶舉蠶尾而致毒欲逞螳臂以當
輪遂分調前隊官軍勦殺戈船邀擊而夾岬奔
走矛戟爭馳而望風披靡殘夷敗衄士氣倍增
舟師至典史門涇鵲淺晴久水涸賊衆捐舟而
先遁我軍進棹而莫前俄然雲作沛然雨下水

漲數尺信川祇之效靈船過千艘豈人力之能
致不待渡河而冰合奚勞拜井以泉流有開必
先慶罪人之斯得惟動丕應仰

聖德之格天師進演州府茶龍縣探知首賊遁
于义安府狐疑猶豫方謀三窟以庇身雷勵風
飛不可一日而縱賊臣輔率都指揮陳懷等由
土田縣舉厥江東臣彬率都指揮俞讓等舉厥
江西各從陸路掩襲游寇震懼焚舟欲竄於新
平餘黨離披投杖來降於海口臣輔復調黃中

等躬率大軍馳躡至日南州柳升等舟師先於
奇羅海口敗殺賊徒奪其戰舸五月十一日其
所領永定等衛軍士王柴胡等生擒賊首黎季
犛黃中所領指揮陳欽等於海口擒獲賊男黎
澄十二日莫遂下頭目武如卿等於益海畔生
擒賊首黎蒼及男黎柄臣晟臣彬尋跡追襲亦
至日南州據阮太等報初十日於奇羅海口擒
獲賊弟季貔并姪黎源督等其胡杜范六才阮
彥光段擊等賊之爪距亦既就擒陳日昭阮飛

卿阮謹杜浦等賊之心膺悉皆降附過師枕席
之上簞食來迎救民水火之中室家相慶寬宥
追脅招撫流離奉宣恩命獲遂更生掃魑魅於
炎荒息妖氛於瘴海臣輔等稽諸載籍安南本
古交州漢唐僅能羈縻宋元猶被侵侮僭竊跳
梁狙於故習雖加兵而致討終叛服而不常覆
載不容神人共憤今父子兄弟皆綁縛於轅門
宗族僞官咸生擒於麾下自謂蠻煙瘴雨之僻
處歷代兵威所不能加孰知

聖德神功之齊天六合全封而莫敢敵勘定之
 速邁三年之克鬼方俘獲而還陋六月之伐獫
 狁雪前代之遺恨解邦民之倒懸將士歡呼知
 天心之助順蠻夷舞忭信人道之惡盈是皆聖
 畧淵深明見萬里之外天威烜赫坐收三捷之
 功數百種雕題賦舌之民咸躋壽域幾千里魚
 鹽繁衍之地盡入輿圖復隆古之封疆布中華
 之禮制通前所平州府四十八處縣一百八十
 六處戶三百一十二萬五千九百所獲象一百

一十二馬四百二十牛三萬五千七百五十船
 八千八百六十五其所俘斬獲級軍資器仗別
 奏條上今將生擒賊首偽大虞國上皇黎季犛
 等獻俘闕下臣等會無汗血之勞獲伸敵愾之
 志皆遵成算得效微勤平安南夷克清大憝獻
 俘而告廟社仰答神靈盛醢以賜蠻夷用昭天
 憲聿新萬年之治化永樂四海之清寧

附尚書黃福賀

再平交趾表○天地以生物為心四時順序聖
 人以安民為德一視同仁干戈秦戢而海宇清
 平禮樂修明而神人歡慶恭惟皇帝陛下與
 天同運如日方中齊虞舜之文明重華協帝邁

周武之功烈廣大如天德威所加遐邇咸服聲
 為律而身為度車同軌而書同文夫何交趾之
 漢唐僅能羈縻至宋元尤為叛服逮乎黎醜仍
 踵弊風負井蛙而自尊致涸魚而莫悔何簡定
 之餘孽復效前尤而季擴之狡童再循覆轍逞
 狐鼠之威蹂踐疆域恣蛇虺之毒吞噬邦人邊
 塵瀾漫蟻聚蜂屯之是觀田里蕭索雞鳴犬吠
 之不聞盡傷造物之心憤激神人之怒皇上
 每垂戒諭屢擴至仁彼乃愈肆跳梁恣為不道
 爰興睿算用命偏師天戈指而蟻穴盡空風帆
 舉而鯨濤頓息渠魁既殄遺孽悉除其惟拯救
 之勤式慰僉蘇之望班師振旅喜文德之誕敷
 行賞錫封觀武功之載載輿圖舊物于以光復
 出川精彩于以發舒賦列九州不止金人之貢
 化均萬里遠喻銅柱之功氛侵廓清雨暘時若
 實由懋先之盛德冠古之隆功致今日之太平
 享府代之遺恨也臣領慚微賤幸遇聖明始開

百粵之新藩遠掌二司之重寄拜命惟謹懼德
 弗堪易俗移風勉承流而宣化彰善癉惡誓激
 濁以揚清遠慕臯夔之良尚隆唐虞之治然遐
 陬之地雖異而感報之心悉同凡霑雨露之民
 室家相慶獲際風雲之士冠冕增輝咸欲覩
 臨之清光于以謝生成之大德臣心感激未能
 率領以來朝天闕遙深徒切仰瞻而下拜敢效
 華封之三祝恭祈聖壽於萬年

征南碑

明田汝成 廣東提學副使

皇帝承運文敷武謚宇內熙皞百靈薦祉元儲
 應期將以誕告多方外諭四裔迺坐明堂朝群
 辟按圖數貢至於安南曰茲邦不庭甘有餘稔
 豈其叛哉曷往誥之禮官肅將瀕行會有連臣

控曰臣南裔黎氏之嫡胤也國有不令之雄曰莫登庸者實篡黎宗逐臣草莽惟

陛下憐察

皇帝若曰信茲稱亂其往討之廼命兵部左侍郎蔡公經安遠侯柳公珣經畧邊務以需大舉蔡公簡委賢豪參謀畫策而左叅政翁君萬達實摠其凡迺圖山川發間諜探要領時芻粟礪矛鏑選偏裨練卒乘義問昭乎日星威稜抗乎風霆交人聞之大懼登庸吐款奉表而稱曰臣

黎氏之陪隸也黎氏式微國亂無象臣以

皇靈削芟草竊僅有寧宇黎氏天絕屬續之晨

倉■解佩甲而屬之臣曰天錫元寶爾姑守之

請命以聽所立也臣恐駭逃匿國人周章索臣擁之左推右輓責以大義曰不守錫寶是不共天朝也臣不得已苟從夷俗護甲五年而犬馬之齒耄矣復以屬臣之子十有一年再嘗遣使款關而關令嚴不敢啓方物弊不敢移易也封題較然臣父子旦夕稽首北望曰天監在茲夫

黎氏不請而屬之臣臣又不請而屬之臣之子
死罪死罪復更何言第黎氏忽亡而國人謬擁
避跡無所謹以土地人民之數咸簿錄之登獻
闕下事聞

皇帝若曰咈哉豈其挾詐以緩我師其往覈之
迺命兵部尚書毛公伯溫節制六省咸寧侯仇
公鸞統握諸軍勅曰聽以軍往遠卽征之毛公
蔡公協忠同心以作義勇乃勒兩粵勁士分爲
三軍副總兵張經將中軍翁萬達監之叅將李

榮將左軍副使鄭宗古監之都指揮白汝將右
軍僉事李文鳳監之勒滇南勁士分爲三軍都
指揮胡紹將中軍副使鮑象賢監之都指揮方
策將左軍副使鄭騶監之都指揮王立將右軍
副使張綱監之幕府遂穆進止機宜則惟翁君
與焉于是八蠻五獠侮食左言之長吳鈞越棘
狼羆鳥章之士伐牡介象雲梯樓船之具莫不
嶽嶽從從脉列蝟合箕張翼舒闐駢乎桂海交
人聞之愈益大懼登庸之使疊跡轅門攄襟哀

懷懇以降請轅門僉議以爲在古降儀或率余
以表順或昇櫬以請誅彷彿于斯乃見惻抱登
庸頓首敬諾轅門迺啓鎮南之關奠龍輿抗黃
幄陳兵森扈登庸徒跣囚首白組繫頸稽顙稱
曰臣斧鑕遊魂也無異圈豕
陛下不發乘輅曳尺纏牽而刳之縣首藁街以
昭誠不諛是

陛下以不忍群黎之故而宥微臣微臣幸藉群
黎以延殘喘臣聞命已來魂魄飄喪悽悽荒懇
又不足以感格

皇乾重煩訊使詰責誠僞死罪死罪臣其順之
情齧鯁之狀繪圖不足爲獻剖心不能自明惟
陛下哀之臣率土編戶也戮之惟命俘而放之
四荒惟命若以天地之量覆育螻蟻宥之故宥
亦惟命謹以黎氏所侵四峒之地

先朝所錫金印遣從子文明表獻臣昧死言不
勝隕越轅門僉議以爲其辭順其儀恭其衷無
僞違卽征之天之命也服而舍之武之經也爲

東西漢書卷之十
十一
之解組而遣之按兵不進以狀聞

皇帝若曰嗚呼皇天以予一人撫鞠四海匪威
力是憑匪玉帛山河是愛惟蒼生塗炭是憂黎
氏守職無狀衆叛親携馴至天絕莫氏宣力北
戶按堵朕亦嘉之其革王爵易國號置都統司
以莫氏爲都統使世掌其土以共王命

詔至諸軍解嚴南土驩呼颺馳鼎沸矣是役也
君子以莫氏知命者四繫組以請死也歸地以
贖罪也函甲而獻之以完寶也不貢方物以明
畏也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其得不死而且
世官也宜哉當兵事之初興也嘗以藩僚分守
左江悉厥顛末昔愍其勞而今欣其靖也廼述
而銘之曰粵有交州最爾瀛介三代之隆擯於
荒外羸秦遠畧廼闢其疆聲教漸被歷漢而唐
五季紛綸土會竊據涉宋而驕益煩邊慮
大明受祚陳氏奉賓

皇祖嘉之俾仍舊封季犛賊逆毒蔓雕題
文皇征之拮戮鯨鯢索胤于陳絕不可得廼建

東正洋考卷之十一
十一
省垣約以繩墨黎利再叛詐擁陳後
宣廟慈弘包荒肆宥錫爵給印樹為藩邦三葉
而墮遂覆厥宗莫氏承之諸夷屬懷不請而禪
于義則乖

皇帝赫怒渙號徵師如雷如電岳峙海馳緯武
經文維兩司馬矯矯元侯從天而下司馬有令
既嚴既明翊用翁君廉信以巨鋪敦義勇鷹搏
虎奔朱蓋日麗玄甲雲屯藉令戡之倏如畦耨
載鞠載詢蓄武不究交人聞之喙喙嗶嗶傾巢

舉落俯訢仰于蓬跣繫組蛾伏而進順效率全
請同昇櫬匪寇匪篡庶幾有辭

皇帝憐之遂以德來乃削其爵而昇世官比于
內吏輯我龍編交人驩呼曰父母且完我婦子
築我室廬燁燁天威盱眙而在滅滅天恩含哺
以戴如春之育如海之容訓爾孫子惟

王之共虞格苗民淹於七旬交人來款會不浹
辰商伐鬼方三年而服宰割交州會不遺鏃我
紀其事勒之貞珉伏波銅柱又何足云
附莫登庸請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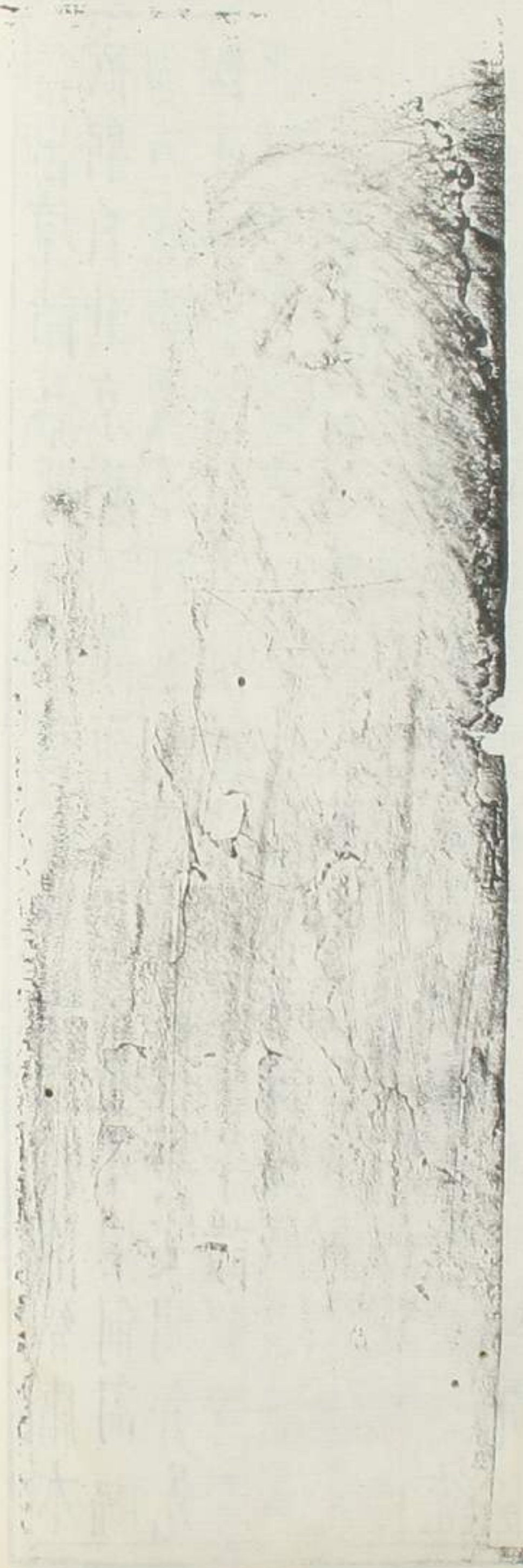
關奏記○登庸荒傲細民限於知識然每逢瞻
北極光被南邦仰知中國有聖人久矣况天威
振動之下有陽春駘蕩之仁懼感交并曷可云
喻竊惟先國主黎氏未運迤邐相繼淪沒黎諱
攝國未幾亦遘危疾臨終倉卒苟從夷俗暫以
國事付之登庸登庸又付其子方瀛未及奏請
委涉擅專雖君門萬里難於上聞而罪實滔天
豈容自昧嘉靖十七年謹遣阮文泰齋表乞降
弁祈處分積誠未至不能立動聖心夙夜憂危
靡違寧處子方瀛不幸遘疾而亡國人徂於舊
習欲以方瀛子福海代領其衆登庸慮前誤相
授受義已不安今若再循所請負罪益重以此
執其以俟朝命頃者大將專征重兵壓境登庸
猶罔豕何足以當惟是國人亦危朝夕幸見軍
門檄間備奉天言慈渥無涯拊膺流涕切念登
庸有罪黔首無辜聖慈不忍以登庸之故而駢
戮羣黎登庸何幸以羣黎之故而槩存殘喘已
於國內北望嵩呼率同阮如桂等恭候南關組

繫出境詣幕廷而稽首輸中款以投降登庸本
欲躬自赴京瞻天請死緣已衰老不堪匍匐福
海方在喪次不可遠離謹遣親侄莫文明并先
國主舊臣許三省阮簡清阮延祚等詣闕待罪
亦以見登庸父子往年降表委係畏威懷德不
敢有飾詐之心伏望俯順夷情從宜區處使得
民皆天朝所有惟乞俯順夷情從宜區處使得
川屬亦世稱藩比照列藩事例歲領大明一統
曆書刊布國中其奉正朔莫大之幸也雖先國
丁氏陳氏黎氏遞相沿襲稱號紀元登庸悔悟
之餘固知不可以再嚴戒國人一切革除豈敢
仍蹈往謬自速天誅比者廣東欽州知州林希
元奏稱如昔貽浪二都漸稟金勒古森了葛四
峒係欽州故地果如所稱唯命是聽本國先年
缺貢應合類補以後年分續貢方物登庸不敢
遽為言者以方在罪中求免一死尚恐不得耳
又登庸與國人欲照先朝故事備辦代身金銀
人獻上亦慮唐突惟以投降聽處實情具奏若

天朝原賜本國王印信登庸止宜謹守不敢擅用伏望垂察

東西洋考卷之十一

廿四



東西洋考卷之十一

藝文考

占城

劉宋剋林邑與將帥詔

林邑介恃遐險久稽王誅龍驤將軍交州刺史
檀和之忠果到列思畧經濟稟命攻討萬里推
鋒法命肅齊文武畢力潔已奉公以身率下故
能立勳海外震服殊俗宜加褒飾參管近侍可
黃門侍郎領越騎校尉行建武將軍龍驤司馬

東西洋考卷之十一

太

蕭景憲協贊軍首勤捷顯著摠勒前驅剋殄巢

穴必能威服荒夷撫懷民庶可持節督交州廣

州之鬱林寧浦二郡諸軍事宋書林邑傳曰陽

交州詔答以道遠不許後頻貢獻而寇盜不已

所貢亦陋薄太祖念其違傲二十三年使交州

刺史檀和之伐之遣振武將軍宗慤受和之節

度府司馬蕭景憲為前鋒陽邁聞將見討遣使

上表求還所畧自南民力奉獻國珍太祖詔和

之果有款誠許其歸順二月軍至朱梧戌道日

南太守姜仲基賊曹參軍矯弘民宣揚恩旨陽

邁執仲基等遣弘民反命外言歸款猜防愈嚴

景獻等進軍向區粟城陽邁遣大帥范扶龍大

戊區粟又遣水步軍徑至景憲破其外救盡銳

攻城剋之斬扶龍大首乘勝剋林邑陽邁父子

挺身奔逃所獲珍異皆是未名之寶上嘉將帥

之功

南齊報林邑詔

林邑蠢爾介在遐外世服王化當根純乃誠款

悞到率其僚職遠績克宣良有可嘉宜沾爵號

以弘休澤可持節都督緣海諸軍事安南將軍

林邑王南齊書曰楊邁子孫相傳為王夷人范

當根純攻奪其國纂立為王永明九年

遣使貢獻金篋

等物詔答之

梁答林邑詔

林邑王范天凱介在海表乃心款至遠脩職貢

東西洋考卷之十一

良有可嘉宜班爵號被以榮澤可持節督緣海
諸軍事威南將軍林邑王

梁書曰天監九年文
贊子天凱奉獻白猿

詔答
之

明封占城國王詔

咨爾占城國王素處海邦夙居南服自乃祖父
世篤忠貞向慕中朝恪守臣職今朕肇承天統
撫馭萬方欲率上之威寧嘗馳書而往報而爾
能畏天命知尊中國卽遣使稱臣來貢方物思
法前人之訓以安一境之民眷爾忠誠良可尚

嘉是用遣官齎印仍封爾爲占城國王尚慎終
如始末爲藩輔

明賜占城王璽書

洪武二年

二月四日虎都蠻奉虎象至王之誠意朕已具
悉然都蠻未至朕之使已在途矣朕之遣使正
欲報王知之曩者我中國爲胡人竊據百年遂
使夷狄充滿四方廢我中國之彝倫朕發兵討
之垂二十年羣夷旣平朕主中國天下又安恐
番夷未知故遣使以報諸國不期王之使者先

至誠意至篤朕甚嘉焉今以大統曆一本織金
綺紗羅絹五十疋專人送使者歸且諭王以道
能奉若天道使占城之人安以生業王亦未保
祿位福及子孫上帝寔鑒之王其勉圖勿怠
諭占城國王阿荅阿者勅○洪武十三年九月
十八日占城使至為朕上壽非王誠意極專來
使奉命萬里之外豈能期時而若此耶覽表開
辭知復與安南交其水戰弗利朕戒爾兩國毋
得際構仇讎以安生民今一勝一負終無休息
果何如哉今再勅前去王其審之古人有云殺
莫大於好殺生莫大於好生所莫大於好殺者
好用兵也天之所惡用兵也生莫大於好生天
之所好者仁也人能行仁有血氣者無有不生
焉曩者安南兵出敗在占城之可占城乘勝入

安南之國辱之甚矣若此之後可已而已王能
保守封疆奉天勅民則福祿綿長必欲驅兵連
年苦戰彼此勝負固不可知鵠蚌相持漁人獲
利悔之晚矣朕觀宋書占城在宋朝時曾被真
臘入境難之甚者也因王至意故戒之再三使
歸王其脩仁惟吉故茲勅諭○御製問中書禮
部慢占城天貢勅○占城國王所進象馬至承
夫門合無發付朕居中國撫四夷若夷有誠從
者必以禮待之若肆侮者必異處之前朕非
禮所以貢物不以禮受但拘收而已使者囚之
占城來貢甚誠王非侮我行人方物既至則當
陳設晨朝以禮而進今不令使者進獻為何宰
相之職出納朕命禮接百僚今以重事視為泛
常豈不法所難容特勅爾等自思果何理道哉
○未樂十三年戒諭占城王勅○爾久罹安南
荼毒屢請發兵除害朕既命師平之罷縣其地
爾賴以安當思感德守分用保爵土若陰蓄二
心恃違天道不撫下人不歸侵地安南覆轍在

前爾其
鑒之

遣祭占城等國山川碑記

朕賴天地祖宗眷祐位臣民之上郊廟社稷以及嶽鎮海瀆之祭不敢不恭邇者占城安南遣使奉表稱臣已封其王則其國境內山川悉歸職方考之古典天子望祭雖無不通未聞有遣使致祭其境者今思與會天之于其享昇平之治故具牲幣遣使往祭于神神既歆格必能庇其國王世保境土使風雨以時年穀豐登民庶

得以靖安庶昭一代同仁之意是期刻石以垂

永久

洪武三年遣使往占城安南神廟八年禮部尚書

牛諫言京都既罷祭天下山川其四夷山川亦非天子所當躬祀乃命別議以聞中書及禮部奏以外夷出川附祭各省如廣西則宜附祭安南占城真臘暹羅廣東則宜附祭三佛齊庇哇福建則宜附祭日本琉球渤泥京城更不須祭又言各省山川與風雲雷雨既居中南向其外夷山川神位宜分東西同壇其祀上可其奏命

入貢表

宋占城王陽施排

前進奉使李良甫廻伏蒙聖慈賜臣細馬二疋旗五面銀裝劍五口銀纏槍五條弓弩各五張

東西洋雜錄卷之十一
五
及箭等戴恩感懼稽首稽首臣生長外國復遠
天都竊承皇帝聖明威德廣大臣不憚介居海
裔遣使入朝皇帝不棄蠻夷曲加優賜然臣自
爲土長聲勢尚卑常時外國頗相侵撓况以前
民庶如芥隨風星散流離各不自保近蒙皇帝
賜臣內開駟駿及旗幟兵器等隣國聞之知臣
荷大國之寵各懼天威不敢謀害今臣一國安
寧流民來復非皇帝天德加護何以至此臣之
一國仰望仁聖覆之如天載之如地臣自思惟

鴻恩不淺且自天子之都至臣所居之國涉海
綿邈不啻數萬里而所賜之馬及器械等並安
全而至皆聖德所及也自前本國進奉未嘗有
旌旗方矢之賜臣今何幸獨受異恩此蓋天威
廣被壯臣土疆臣雖殞身無以上報兼臣貢使
往復資給備至恩重山岳不可具陳今特遣專
使李波珠副使訶散等進奉犀角十株象牙三
十株玳瑁十斤龍腦二斤沉香百斤夾箋黃熟
香九十斤檀香百六十斤山得雞二萬四千三

百雙胡椒二百斤簾席五前物固非珍奇惟表誠懇臣生居異域幸遇明時不貴殊珍惟重良馬儻皇帝念及外國不罪懇求若使介南歸願垂頒賜臣之幸矣本國元有流民三百散居南海會蒙聖旨許令放還今有猶在廣州者本國舊有進奉夷人羅常占見駐廣州乞詔本州盡數點集兵籍以付常占令造船乘便風部領歸國冀安生聚以實舊疆至於萬里感恩一心事上臣之志也

宋史曰淳化元年王陽陞排自稱新生併進國遣使季臻貢馴

犀方物表訴為交州所攻人民財寶皆為所奪上賜黎桓詔令各守境三年遣使李良甫貢方物賜王白馬二兵器等本國僧淨戒獻龍腦金鈴銅香爐如意各優賜之至道元年王遣使奉表來貢上覽表遣使詣廣州詢問願還者悉付波珠使還復賜白馬二遂為常制

入貢表

宋占城王

占城國王楊曾俱毗茶室离頓首言臣聞二帝封疆南止届于湘楚三王境界北不及於幽燕仰矚昌時實邁往跡伏惟皇帝陛下乾坤授氣日月儲英出震居尊承基御極慈悲敷於天下聲教被於域中業茂前王功芳徂后蒼生是念

黃屋非心無方不是生靈有土並為臣妾真風
 遍布霈澤周行凡沐照臨共增登拜臣生于邊
 鄙幸襲華風蟻垤蜂房聊為遂性龍樓鳳閣尚
 阻觀光再念自假天威獲全封部隣無侵奪俗
 有舒蘇每遣下臣問寧上國蒙陛下恩霑行葦
 福及豚魚特因迴人頒賜戎器臣惟望闕焚香
 歡呼拜受心知多幸曷答洪恩聖君既念於賓
 王微懼宵忘於述職今遣專信臣布祿多地加
 副使臣除通麻瑕珈耶等部署土毛遠充歲貢

雖表楚矛之禮寔懷魯酒之憂虔望睿明甫寬
 譴戮專信臣等迴日軍容器仗耀武之物伏願
 重加賜賚益念忝為臣子合告君親服飾車輿
 威儀斧鉞不敢私制惟望恩頒干竭冕旒不任
 死罪宋史曰咸平二年王楊普俱曉茶逸施南
 遣使來貢詔以良馬介冑戎器等賜之四年遣
 使布祿多地加言本國舊隸交州後奔佛逝北之舊
 所七百里使
 還賜物甚厚

暹羅

御製諭暹國王詔

洪武初年

君國子民非上天之明命后土洪恩曷能若是
 華夷雖間樂天之樂率土皆然若為人土能體
 上帝好生之德協和人神則祿給世世無間矣
 爾哆囉祿內脩齊家之道外造睦隣之方數遣
 使中國稱臣入貢以方今時王言之可謂賢德
 豈不名播諸番今年秋貢象至朝朕遣使往諭
 特賜暹國之印及衣一襲爾當善撫邦民永為
 多福故茲詔諭想宜知悉

附洪武二十八年諭
 祭暹羅國王勅○朕

自即位以來命使出疆周于四維歷邦國足履
 其境者三十六聲聞于耳者三十一風殊俗異
 大國十有八小國百四十九較之於今暹羅最
 近邇者使至知爾先王已逝王紹先王之緒有
 道於家邦臣民歡懌茲特遣人祭已故者慶王
 紹位勅至其罔失法度罔淫于樂以光前烈其
 敬之哉○永樂十七年諭暹羅國王勅○朕祇
 膺天命君主華夷體天地好生為治一視同仁
 無間彼此王能敬天事大修職奉貢朕心所嘉
 益非一日比者滿刺加國王亦思爭答見沙爾
 立能繼乃父之志躬率妻子詣闕朝貢其事大
 之誠與王無異聞王無故欲加兵非仁者之心况
 器兩兵相鬪勢必俱傷故好兵非仁者之心况
 滿刺加國王既已內屬則為朝廷之臣彼如有
 過當申理於朝廷不務出此而輒加兵是不有
 朝廷矣此必非王之意或者王左右假王之名
 弄兵以逞私忿王宜深思勿為所惑輯睦鄰國
 無相侵越並受其福豈有窮哉王其留意焉

明禮部移暹羅國王檄

自有天地以來卽有君臣上下之分且有中國
四夷之禮我朝混一之初海外諸番莫不來庭
豈意胡惟庸造亂三佛齊乃生間諜給我信使
肆行巧詐豈不知大琉球王與其宰臣皆遣子
弟入我中國受學 皇上賜寒暑之衣有疾則
命醫診之 皇上之心仁義兼盡矣 皇上一
以仁義待諸番國何三佛齊背大恩而失君臣
之禮據有一蕞之土欲與中國抗衡儻 皇上

震怒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越海問罪如覆手耳
何不思之甚乎 皇上嘗曰安南占城真臘暹

羅大琉球皆脩臣職惟三佛齊梗我聲教夫智
者憂未然勇者能從義彼三佛齊可謂不畏禍
者矣爾暹羅國王猶守臣職我 皇上眷愛如

此可轉達爪哇俾以大義告三佛齊三佛齊係
爪哇統屬其言彼必信或能改過從善則與諸

國咸禮遇之如初勿自疑也

三十年六月禮部
奏諸番國使臣容

旅不通上曰洪武初海外諸番與中國往來商
賈便之凡三十國胡惟庸謀亂三佛齊生間給

我使臣至彼爪哇國王聞知戒飭禮送還朝是後使臣阻絕諸國王之意遂爾不通惟安南占城真臘暹羅大琉球自入貢以來至今來庭我待諸裔國不薄但未知諸國之心若何今欲遣使諭爪哇國恐三佛齊中途阻之三佛齊係爪哇統屬爾禮部備連朕意移文暹羅國王令轉達爪哇知之於是禮部咨暹羅王

爪哇

明賜爪哇國王璽書

洪武二年

中國正統胡人竊據百有餘年綱常既隳冠履倒置朕起兵討之垂二十年海內悉定朕奉天命已主中國恐遐邇未聞故專報王知之使者

已行聞王國人扼口某丁前奉使于元還至福建而元亡因來居京師朕念久離爪哇必深懷念今遣人送還頒去大統曆一本王知正朔所在必能奉若天道俾爪哇之民安於生理王亦永保祿位福及子孫其勉圖之勿怠

永樂十一年諭爪哇

國王都馬坂勅○前內官吳賓等還言恭事朝廷禮待勅使有加無替比問王以蒲刺加國索舊港之地而懷疑恠朕推誠待人若果許之必有勅諭今既無朝廷勅書王何疑焉下人浮言慎勿聽之今賜王文綺紗羅至可領也

奉劉宋太祖表

闍婆國王

東西洋考卷之十一
宋國大主大吉天子足下敬禮一切種智安隱
天人師降伏四魔成等正覺轉尊法輪度脫衆
生教化已周入于涅槃舍利流布如日照明無量淨
寶莊嚴如須彌出經法流布如日照明無量淨
僧猶如列宿國界廣大民人衆多宮殿城郭如
忉利天宮名大宋揚州大國大吉天子安處其
中紹繼先聖王有四海閭浮提內莫不來服悉
以茲水曾飲一切我雖在遠亦霑靈潤是以雖
隔巨海常遙臣屬願照至誠垂哀納受若蒙聽

許當年遣信若有所須惟命是獻伏願信受不
生異想今遣使主佛大施婆剎使葛抵奉宣微
誠稽首敬禮大吉天子足下施婆所啓願見信
受諸有所請唯願賜聽今奉微物以表微心
元嘉十一年國王師黎婆達施阿羅
跋摩遣使奉表蓋是時南通中國云

大泥

宋入貢表

勃泥國王

勃泥國王向打稽首願皇帝萬歲壽今遣使人
貢向打聞有朝廷無路得到昨商人蒲盧歇船

泊水口差人迎到州言自中國來比詣閣婆遇
猛風破其船不得去此時聞自中國來國人大
喜即造船船令導達入朝貢所遣使人只願平
善見皇帝每年令人入朝貢每年脩貢慮風吹
至占城界望皇帝詔占城令有向打船到不要
留臣本國別無異物乞皇帝勿恠

舊港

宋賜三佛齊國使者詔

吾以聲教覆露方域不限遠邇苟知夫忠義而

來者莫不錫之華爵耀以美名以寵異其國爾

慕悅皇化浮海貢琛吾用汝嘉併超等秩以昭

忠義之勸宋史曰熙寧十年使大會領地伽羅
來以為保順慕化大將軍賜詔寵之

奉梁武帝表

干陁利國王

常勝天子陛下諸佛世尊常樂安樂六通三達

為世間尊是名如來應供正覺遺形舍利造諸

塔像莊嚴國土如須彌山邑居聚落次第羅滿

城郭館宇如忉利天宮具足四兵能伏怨敵國

土安樂無諸患難人民和善受化正法慶無不

通猶處雪山流注雪水八味清淨百川洋溢周
回屈曲順趨大海一切衆生咸得受用於諸國
土殊勝第一是名震旦大梁揚郡天子仁蔭四
海德合天心雖人是天降生護世功德寶藏救
世大悲爲我尊生威儀具足是故至誠敬禮天
子足下稽首問訊奉獻金芙蓉雜香藥等願垂
納受

梁書曰跋陀死子毗邪跋摩立
十七年遣長史圓跋摩奉表

麻六甲

勞滿刺加國王還國勅

永樂九年

王涉海數萬里至京師坦然無虞益王之忠誠
神明所祐朕與王相見甚驩固當且留但國人
在望宜往慰之今天氣向寒順風南帆實維厥
時王途中善飲食善調護以副朕瞻念之懷

啞齊

上宋太宗表

大食船主蒲希密

衆生垂象回拱於北辰百谷疏源委輸於東海
屬有道之柔遠罄無外以宅心伏惟皇帝陛下
德合二儀明齊七政仁宥萬國光被四夷膺歌

治擊壤之民重譯走奉珍之貢臣願惟殊俗景
慕中區早傾向日之心頗鬱朝天之願昨在本
國曾得廣州蕃長寄書招諭令入京貢奉盛稱
皇帝聖德布寬大之澤詔下廣南寵綏蕃裔阜
通遠物臣一乘海舶爰率土毛涉歷龍王之宮
瞻望天帝之境庶遵玄化以慰宿心今雖屈五
羊之城猶賒雙鳳之闕自念衰老病不能興遐
想金門心日俱斷今遇李亞勿來貢謹備蕃錦
藥物附以上獻臣希密凡進象牙五十株乳香

千人百斤賓鐵七百斤紅絲吉貝一段五色雜

花蕃錦四段白越諾二段都爹一琉璃瓶無名

異一塊薔薇水百瓶宋史淳化四年李亞勿來

病不能詣闕以方物附之上表來獻詔賜希密
初書錦袍銀器束帛至道元年冊主蒲押陀黎
贊希密表來獻引對崇政殿云父希密泛舶廣
州五稔未歸毋令臣遠來尋訪具言前歲蒙聖
恩降勅賜法錦袍紫綾纏頭間塗金銀鳳籠一
對綾絹二十疋令臣來謝以方物致貢上賜襲
衣冠帶被褥令閣門宴犒就館延留數月遣回
降詔答賜黃金準其所貢之直

呂宋

折昌宋採金議

明高克正

邑人翰林院檢討

最爾敝邑介在海濱頻年騷民困日甚邇探
金使者又見告矣澄民習夷什家而七問機易
山未有能舉其處者有金與否果可望氣而知
乎白晷使四出所得金幾何可按籍計也輒云
海上開採歲輸精金十萬白金三十萬將取之
寄抑輸之神乎夷德亡厭好利更甚安有瓦鏹
黃白坐錮以待我者取之能必夷之不攘臂爭
乎能必我之取不為大盜積乎明命已頒奸商
已揚揚乘六而來要若曹亦未知澄事耳採金

海上非餘皇十餘艘卒徒手餘人不可行而是
十餘艘于餘人者非可空手而具亡米而炊也
誰為備之而誰為給之至計窮而欲奪商船以
應上命歛民財以應上供則土崩之形成而脫
巾之勢見吾所慮者不在風濤之外也桑梓之
地疾痛與俱惟台臺為萬姓請命以杜亂萌澄
邑幸甚第二議。有問不佞者曰奸商以採金
為名力能勾引富民以與夷市前哨探
一開應者如響往事可鏡愚以今日之事與哨
探不同哨探公行藉此闌出私貨通番獲利細
載而歸盡入私橐而官弗問也採金則歸必輸
金於朝罄敝邑富民家藏與每年通夷所入不

是當黃金十萬白金三十萬之數其誰肯以身
委風波而金輸朝廷故斷謂敝邑商人不敢與
奸商比而為此也。第三議。大約奸民之雄
其能出資以通番勾夷而構釁者必大力量者
也張嶷么膺小人未必辨此不過以虛詞厚利
聳動主心幸得一聽必遣貂璫貴臣與之共事
繇此恣睢道路騷擾地方既至則以利啖愚民
以勢抗官府惟所欲為或可如意賴主上見
萬里內使不遣責其自備船隻工本毋致煩擾
則張嶷之瞻寒矣奉命置郵迅速可至且疏云
以十一月往以四五月歸則造船備貨當在
數月之前乃今遲遲其行姑待來年則伎倆亦
自可見矣今兩臺章疏已上倘張嶷至省嚴加
約束以待明旨一精嚴有司足制死命於戲投
珠抵璧之風既難望於叔季轉圜投水之喻又
難必於朝廷以杞包瓜令其自潰至計無所施
金無所出朝廷責以欺罔之罪始見封疆之臣
為國計誠忠而羣小果不足信也

日本附

魏報倭女王詔 景初六年

制詔親魏倭王卑彌呼帶方太守劉夏遣使送
汝大夫難升米次使都市牛利奉汝所獻男生
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以到汝所
在踰遠乃遣使貢獻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今
以汝為親魏倭王假金印紫綬裝封付帶方太
守假授汝其綬撫種人勉為孝順汝來使難升
米牛利涉遠道路勤勞今以難升米為率善中

郎將牛利為率善校尉假銀印青綬引見勞賜
 遣還今以絳地交龍錦五匹絳地縐粟罽十張
 舊絳五十匹紺青五十匹荅汝所獻貢直又特
 賜汝紺地句文錦三匹細班華罽五張白絹五
 十匹金八兩五尺刀二口銅鏡百枚真珠鈿丹
 各五十斤皆裝封付難升朱牛利還到錄受悉
 可以示汝國中人使知國家哀汝故鄭重賜汝
 好物也

附宋末初二年詔○倭讚萬里脩貢遠誠宜雖可賜除授○宋大明六年詔○倭王世子興奕世載忠作藩外海稟化寧境恭脩貢職新嗣邊業宜授爵號

元與日本書

朕惟自古小國之君境土相接尚務講信修睦
 況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區夏遐方異域畏威
 懷德者不可悉數朕即位之初以高麗無辜之
 民久瘁鋒鏑即令罷兵還其疆域反其旄倪高
 麗君臣感戴來朝義雖君臣歡若父子計王之
 君臣亦已知之高麗朕之東藩也日本密邇高
 麗時通中國至於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
 好恐知之未審特遣使持書布告朕志冀自今

以往通問結好以相親睦且聖人以四海為家
 不相通好豈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
 王其圖之又命趙良弼往使書○蓋聞王者無
 外高麗與朕既為一家王國實為鄰
 境故嘗馳信使修好為疆場之吏抑而弗通所
 獲二人勅有司慰撫俾賞牒以還復寂無所聞
 繼欲通問屬高麗林衍構亂坐是弗果豈王亦
 因此輟不遣使或已遣而中路梗塞皆不可知
 不然日本素號知禮王之君臣寧肯漫為弗思
 之事乎近已滅林衍復舊王位安集其民特命
 少中大夫秘書監趙良弼充國信使持書以往
 如即發使與之偕來親仁善鄰國之美事其或
 猶豫以至用兵夫誰所
 樂為也王其審圖之

御製諭日本國王詔

曩宋失馭中土受殃金元入主二百餘年移風
 易俗華夏腥膻九志君子孰不與忿及元將終
 英雄鼎峙聲教紛然朕控弦三十萬礪刃以觀
 未幾命大將軍律九伐之征不逾五載戡定中
 原蠢爾東夷君臣非道四擾鄰邦前年浮辭生
 釁今年人來否真實非疑其然而往問果較勝
 負於必然實構隙於妄誕於戲渺居滄溟罔知
 帝賜奇甸傲慢不恭縱民為非將必殃乎故茲
 詔諭想宜知悉洪武三年諭日本國王良懷○
 朕聞順天者昌逆天者亡自古

帝王居中國而治四夷歷代相承咸出斯道惟
彼元君漢北虜夷竊主中國汗壞彝倫朕荷上
天祖宗之佑百神效靈諸將用命收海內之羣
雄復前代之疆宇即皇帝位已三年矣此嘗遣
使持書飛諭四夷高麗安南占城爪哇稱臣入
貢既而西域諸番各獻良馬來朝俯伏聽命北
夷遠遁沙漠將及萬里特遣征虜大將軍率馬
少入十萬出塞追獲馘厥渠魁大統已定蠢爾
倭夷出沒海濱為寇已嘗遣問久而不答方將
整飭巨舟致罰爾邦俄聞被寇者來歸始知前
日之寇非王之意乃命有司暫停造舟之役然
或外夷小邦故逆天道不自安分神人共怒天
理難容征討之師控弦以待果能革心順命其
保承平不亦美乎嗚呼撫順伐逆古今彝憲王
其戒之以延爾嗣○御製設禮部問日本國王
○禮部尚書致意專答日本國王嗚呼王周知
上帝賜奇甸於滄溟之中命世傳而福黔黎不
守已告但知環海為險巖頭石角為奇妄自尊

大肆侮隣邦縱民為盜帝將假手於人禍有日
矣吾奉至尊之命移文與王王若不審巨微效
井底鳴蛙仰鏡觀天無乃構隙之源乎恐王大
畧涉歷古書不能詳細特將日本與中國通往
禮物及前貪商之假辭如王之國至日可細自
倭後惡名遂改且日本其通使中國自古勿論自
漢魏晉宋梁隋唐宋之朝皆遣使表貢方物生
日當時帝王或授以職或爵以王或睦以親田
彼歸慕意誠故報禮厚也若叛服不常構隙中
國則必受兵如吳大帝晉慕容廆元世祖皆遣
兵往伐俘獲男女以歸千百年間往事可鑒王
其審之

上宋順帝表 昇明問年 倭國王武

封國偏遠作藩于外自昔祖禰躬擐甲胃跋涉

山川不遑寧處東征毛人五十五國西服眾夷
六十六國渡平海北九十五國王道融泰廓土
遐畿累葉朝宗不愆于歲臣雖下愚忝胤先緒
驅率所統歸崇天極道逢百濟裝治船舫而有
驪無道圖欲見吞掠抄邊隸虔劉不已每致稽
滯以失良風雖曰進路或通或不臣亡考濟實
忿寇讎壅塞天路控弦百萬義聲感激方欲大
舉奄喪父兄使垂成之功不獲一簣居在諒闇
不動兵甲是以偃息未捷至今欲練甲治兵申

父兄之志義士虎賁文武效功白刃交前亦所
不顧若以帝德覆載摧此疆敵克靖方難無替
前功竊自假開府儀同三司其餘咸假授以勸

忠節 宋書曰詔除武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
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一軍安東大將軍

王倭

上宋太宗表

僧喬然

日本國東大寺大朝法濟大師賜紫沙門喬然
啓傷鱗入夢不忘漢主之恩枯骨合歡猶亢一
氏之敵雖云羊僧之拙誰忍鴻歸之誠喬然誠

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齋然附商船之離岸期
魏闕於生涯望落日而西行十萬里之波濤難
盡顧信風而東別數千重之山岳易過安以下
根之卑適詣中華之盛於是宣旨頻降恣許荒
外之跋涉宿心克協粗觀寓內之瓌奇况乎金
闕曉後望堯雲於九禁之中巖扃晴前拜聖燈
於五臺之上就三藏而稟學巡數寺而優游遂
使蓮華迴文神筆出於北闕之北貝葉印字佛
詔傳於東海之東重蒙宣恩忽越來跡季夏解

台州之鑑孟秋達本國之郊爰逮明春初到舊
邑緇素欣待侯伯慕迎伏惟陛下惠溢四溟恩
高五岳世超黃軒之古人直金輪之新齋然空
辭鳳凰之窟更還螻蟻之封在彼在斯只仰皇
德之盛越山越海敢忘帝念之深縱紛百年之
身何報一日之惠染筆拭泪伸紙搖鬼不勝莫
恩之至謹差上足弟子傳燈大法師位喜因等
拜表以聞

僧齋然來朝還國後數年
遣其弟子喜因奉表來謝

請計處倭會疏

明許孚遠

福建巡撫
都御史

為偵探有據廷議紛紜懇乞審定大計殄滅狂
會事臣入境之初據指揮沈秉懿史世用稱奉
石尚書密遣打探倭情看得沈秉懿老而黠不
可使令還報石尚書史世用貌頗魁梧才亦獨
儻遂選取海商許豫令世用扮作商人同三薩
摩州二十二年三月許豫回報舊年七月船收
日本莊內國內浦港距薩摩州尚遠探得州會
勝義久同許儀後隨關白去名護屋地方史指
揮分別潛去尋覓同伴張一學等密往關白居

住城郭探其動靜起居八月關白同義久幸侃
儀後等回九月初三日豫備禮物以指揮作客
商進見幸侃幸侃曰恐非商販儀後答曰亦大
明一武士也侃將自穿盔甲送豫有大隅州正
興寺倭僧玄龍來問曰船主得非密探我國之
官耶豫權答曰是因爾侵伐高麗

皇帝不恐發兵救援近遊擊將軍來講和好福
建許軍門欲發商船 未審虛實先差一船人
貨來此原無他意倭僧將信將疑十一月義久

會幸侃等差倭使黑田喚豫覆試前情倭僧玄
龍與豫面寫對答喜為足信仍奉文書一封旗
刀二事付豫進送軍門以圖後日貿易通利之
意延二十三年正月豫始得回弁倭會所上文
書旗刀幸侃送豫盔甲一副又莊內國倭會滕
一雲送豫倭刀一把根占國倭會平重虎送豫
烏銃一對逐一呈報一探得關白平秀吉今稱
大閣王年五十七歲子纔二歲養子三十歲平
日姦雄詭詐六十六州皆以和議奪之一侵入

高麗被本朝官兵殺死不許其數病死亦不計
其數弓盡箭窮人損糧絕詭計講和方得脫歸
一關白造船千餘大船長九丈闊三丈用櫓八
十枝中船長七丈闊二丈五尺用櫓六十枝諸
倭云候和婚不成欲亂人大明等處一日本點
兵十八歲至五十歲而止若姦巧機謀者雖七
十歲亦用之一日本長岐地方廣東香山灣番
每年至長岐買賣透報大明消息仍帶倭奴假
作佛郎機潛入廣東規伺動靜一關白姦奪六

東西洋考卷之十一
十六州必拘留子弟爲質令會長出師以侵高麗實寘死地各國暫屈讎恨不忘察義久等甚有惡成樂敗之意一浙江福建廣東三省人民被虜日本生長雜居十有其二住居年久熟識倭情多有歸國立功之志乞思籌策令其回歸又據商人張一學將到關白城郭偵探事情開報一平秀吉有三帥名石田淺野大谷大小謀議俱是三人一吉發兵令自備乾米絡繹接應處處含冤一豐護州會首野柯踏聞大明助兵

喪膽逃回吉刺殺一家一兵入朝鮮內浦港拙選七十人回者止二十人日向國大船裝倭三百回者止五十人損失甚多一薩摩州乃船隻慣泊之處今發往呂宋船四隻交吐三隻東埔一隻進邏一隻佛郎機二隻輿販出沒此爲咽喉也一器械不過黃硝烏鉛硫黃日本產出燭硝隨處惡上煎煉亦多惟烏鉛大明所出香山灣發船往彼販賣煉成鉛彈一日本有罪不論輕重登時殺戮壬辰吉兒病故妄殺乳母十餘

人祭已吉在名護屋回聞女婢通姦將男女四人燒大堺野中究殺七十餘口一吉自檀政出城君懦弱無為壬辰征高麗將天正二十年改爲文祿元年自號大閣王將關白付與義男孫七郎字見吉年三十智勇不聞一虜掠朝鮮良家子女糠粃草宿萬般苦楚有秀才廉思謹等被虜厚給衣食欲拜爲軍師謹等萬死不願一此臣又屢閱邸爲一封貢一事本兵經畧大臣與臺省諸臣持論不沃暮月於此臣在封疆不

容無言竊料平秀吉一狡詐殘暴之夫耳本以人奴篡竊至此彼國諸會思攘奪者甚衆陰謀伐國構怨亦深如結薩摩州將幸仇逼令州官義久殺其弟中書以自明義久不得已伴爲降順心未嘗一日忘秀吉也奪豐後州官之妻爲妾民間妻女充塞卧內淫虐百端諸州質子禁若囹圄其不勝忿恨之情日本原無征科之擾而今令遠道輸糧原無興大兵動大衆之舉今則徵發騷然舉國鼎沸日事殺人而虞其噬多

東西洋考卷之十一
行不軌而慮其毒故出則蒙面卧則移徙彼亦
自知不免于禍自底滅亡可計日而待也今夫
謀動干戈驅無辜之蒼赤而欲盡真死亡之地
此神明所不與恃其取諸州之故智以襲朝鮮
憑其破朝鮮之餘威思犯中國怒臂當車豈可
久長且彼雖數十萬衆航海而來我沿海舟師
以主待客勝算在我而又絕其嚮導乖其所之
彼未可遽入吾地也戰艦雖巨而多離船則不
能守守之則不能登陸而戰兵數萬計日須數

百石糧我堅壁清野使無所掠食則困斃立至
曩時倭犯浙直閩廣間雖受荼毒卒就殲滅昨
人朝鮮不下一二十萬死亡過半伎倆可知矣
葢爾夷邦主者不過一匹夫之勇左右羽翼非
素親信曾無有韓白之畧又或懷豫讓之謀故
以臣策之必不能得志於我而不戢自焚旋就
顛蹶亦理勢之必然今中外洶洶畏蜀如虎者
皆過也若封貢之說諸臣言之甚詳無容復宣
喙竊謂山城君雖懦弱名分猶存一旦以天朝

封號加之僭逆之夫且寘山城君何地崇效怙
亂乖絕廢倫非所以令衆庶而示四夷也北虜
俺答之孫把漢那吉來投我執以爲質而彼卑
辭求之因而還其孫與通貢市假以王封先帝
有不殺之恩北虜無要挾之迹此機會偶有可
乘今非若此也秀吉無故興兵陷我屬國碧蹄
戰後暫退金山尚未離朝鮮而我以細人之謀
聽其往來講封講貢若謂許我封貢則退不許
封貢則進要耶非耶近朝鮮國王李昫奏稱倭

賊於金海金山築城造屋運糧器焚燒攻掠
無有已時尚可謂退兵乞和耶夫乞封固非秀
吉本謀然藉名號以籠服諸夷益以恣狂逞之
志則秀吉亦姑爾從之行長小西飛備於平壤
王京之戰既未能長驅直入而又兵入朝鮮死
亡數多恐無辭于秀吉則亦姑假封貢之說以
給秀吉而緩其怒是以沈惟敬苟且之謀得行
其間我經畧總督諸臣不過因惟敬而過信行
長諸會又因行長諸會而錯視秀吉不知秀吉

豺狼之暴狐兔之狡必不可信義處者也觀請封表文末云世作藩籬之臣永獻海邦之貢因封及貢其情已露於此要而得封必復要而求貢求市朝廷將何以處之今當事之議欲令倭盡歸島不留一兵朝鮮以聽命顧彼方肆無忌憚又安肯收兵還國幡然順從臣恐不能得此於彼也即使暫時退兵旋復入寇敗盟之罪又將誰責耶議者多謂封貢不成倭必大舉不知秀吉妄圖情形久著封貢亦來不封貢亦來特

遲速之間耳伏乞明詔天下以倭會平秀吉干犯天誅必不可赦之罪兼諭日本諸會以擒斬秀吉則有非常之賞破格之封朝廷不封克逆之夫而封其能除克逆者以此曉然令於天下然後姦雄喪膽豪傑生氣平秀吉不久當殄滅無難也臣以爲今日之計莫妙於用間莫急於備禦莫重於征剿何者倭會倡亂惟在秀吉一人諸州會長而降心異中間有可義感者有可利誘者秀吉原無親戚子弟股肱心膂之人儻

得非常奇士密往圖之五間俱起不煩兵戈而元兇可擒故曰莫妙于用間備禦之策屢奉申飭亦嚴矣臣惟遼陽天津密邇京師一由朝鮮度鴨綠江而上一由山東海面乘風疾趨設有疎虞震驚宸極宜將東征之兵挑選分屯兩地以防不測各省直兵防更於今日嚴為整備俟其人寇或犄或角戮力殲之此不可恃其不來而一日懈緩者故云莫急於備禦然用間妙矣恐未可必得志於彼備禦惡矣恐未能使破膽

於我臣以為彼不內犯則已果其內犯大肆猖狂乞我

皇上定議征討特發內帑百萬分助諸省打造戰艦二千餘隻選練精兵二十萬人乘其空虛會師上游直擣倭國此堂堂正正名其為賊敵乃可服者也故曰莫重於征剿或者謂興師遠涉為費不貲臣計山東浙直閩廣備倭兵餉歲不下二百萬積之十年則二千萬征剿所費不過一歲之需而足若倭奴蕩平海防又可息肩

各處餉銀可坐省其半一勞永逸未有若斯舉
矣又聞元世祖舟師討倭溺十萬衆五龍山下
談者恒爲口實臣料世祖雖雄其實虜人不諳
海上形便當時將帥必多達官彼以不習波濤
不識風汛之人顛倒沉溺百萬何用今東南舟
師必習波濤必知風汛無憂覆溺試觀沿海商
民興販各國者百鮮失一故元事非所論於今
日也夫人情畏倭而慮其來又株守而憚於往
是以倭酋得恐嚇要求誠知備禦之策攻伐之

謀不忠其來復制其往兵志謂未戰而廟算勝
者此舉是也臣非不知諸臣值時勢之艱從權
變羈縻之術何敢輕爲撓阻但灼知封貢非利
不封貢非害敢效愚忠仰贊廟畫惟

皇上斷而行之則順逆之分明華夷之防定久
安長治之計從此可得矣

論曰文告表狀古今之所馭夷犬率盡此蓋睽
則聯之以信服則懷之以仁硬則威之以兵行
遠惟文傳信乃覈讀此者愈以悟一張一弛之

東西洋考卷之十二
道而見同軌同文之徵矣

東西二洋考卷之十二

逸事考

尚書大傳曰堯南撫交趾於禹貢荊州之南垂
幽荒之外故越也周禮南八蠻雕題交趾有不
粒食者焉秦開越嶼南立蒼梧南海交趾象郡
漢武帝元鼎二年始并百越格七郡置交趾刺
史督領之時又建朔方郡已開北垂遂辟交趾
於南爲子孫基趾也交趾外域記曰越王令二
使者主交趾九真二郡漢遣伏波將軍路博德

討越王越王令二使者齎牛百頭酒千鍾及二郡民戶口簿詣路將軍乃拜二使者為交趾九真太守見水經註○按後漢書男女同川而浴故稱交趾蜀王子將兵三萬討維王服諸維將因稱安陽王後南越王尉他舉眾攻安陽王有神人名臯通下輔佐為安陽王治神弩一發殺三百人南越王却軍住武寧縣遣太子名始降服安陽王稱臣事之安陽王不知通神人遇之無道通便去語王曰能持此弩王天下不能者亡天下通

去安陽王有女名眉珠見始端正珠與始交通始問珠取父弩視之始見弩便盜以鋸截弩訖逃歸報越王越進兵攻之安陽王發弩弩折遂

敗安陽王下船逕出於海見水經註

馬援南入九真至無功縣賊渠降進入餘發渠帥朱伯棄郡亡入深林巨藪犀象所聚群牛數千頭時見象數十百為羣又分兵入無編至居風帥不降並斬級數十百九真乃清鑿南塘者九真路所

經也去州五百里建武年馬援所開○俱見水經註

馬援所過輒為郡縣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條奏越律與漢律駁者十餘事與越人申明舊制以約示之自後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

見後

漢書

任延為九真太守九真俗以射獵為業不知牛

耕

東觀漢記曰九真俗燒草種田前書曰搜粟都尉趙過教人牛耕也

每致困乏

延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田疇歲廣百姓充給又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無適對匹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移書屬縣各使男

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娉令長吏以下各省俸祿賑助之同時相娶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為任於是徼外蠻夷慕義保塞遂止罷偵侯戍卒初平帝時漢中錫光為交阯太守教導民夷漸以禮義化聲侔於延王莽未閉境拒守建武初遣使貢獻封鹽水侯嶺南華風始於二守焉

兄後漢書

永和二年區憐攻象林交阯刺史樊演發兵救之雖擊破反者而賊勢轉盛御史賈昌使在日南與州郡并力討之不利為所攻圍歲餘兵穀不繼帝以為憂召公卿問方畧拜祝良九真太守為交阯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真單車入賊中招以威信降者數萬顯外

復平

見後漢書

李進中平間代賈琮為刺史請交阯依中州例貢土其後阮琴以茂才任至司隸校尉人才得

與中州同選蓋自進始

建康元年日南蠻夷攻燒縣邑扇動九真與相連結交阯刺史夏方招降之後居風令貪暴無度縣人朱達等攻殺令衆至四五千人進攻九真太守倪式戰死都尉魏朗討破之渠帥猶屯日南衆轉盛延熹二年詔拜夏方交阯刺史方威惠久著日南相率詣方降

見後漢書

周乘為交州刺史上書云交州絕域習俗貪濁疆宗聚姦長吏肆狡侵漁萬民臣欲為聖朝掃

清一方時屬城解殺者三十餘人

士燮拜交阯太守氣宇寬厚謙虛下士天下喪

亂不廢職貢詔封龍度亭侯建安末吳孫權遣

步騭刺交州燮奉節度脩貢不缺封龍編侯水經

註曰龍編初名龍淵立州之始蛟龍蟠編於南北二津故改龍編

交州治羸陵縣元封五年移治蒼梧廣信縣建

安十五年治番禺縣詔書以州邊遠使持節并

七郡皆授鼓吹以重威鎮見王範交廣春秋

漢交阯有橘官長一人秩二百石主貢御橘吳

黃武中交阯太守士燮獻橘十七實同一蒂以

為瑞異羣臣畢賀見南方草木狀

龍編縣功曹左飛化為虎數月還作吏見交州記

呂岱為交州刺史交阯太守士燮卒以燮子徽

領九真九守以陳時代燮表分海南三郡為交

州以戴良為刺史海東四郡為廣州岱自為刺

史徽不承命舉兵戍海口拒良岱督兵二千晨

夜浮海與良俱進徽不知所出率兄弟六人肉

袒迎岱斬送其首徽將甘醴等率吏民攻岱岱

奮擊大破之復進討九真斬獲萬計遣從事南
宣國化林邑諸王遣使奉貢見吳志
日南張重舉計入洛正旦大會明帝問日南郡
北向視日耶重曰今郡有雲中金城必不皆有
其實日亦俱出於東耳至於風氣喧暖日影仰
當官民居止隨情面向東西南北迴背無定人
性凶悍果於戰鬪便山習水不閑平地古人云
五嶺者天地以隔內外况綿途於海表顧九嶺
而彌邈非復行路之逕阻信幽荒之冥域者矣

見水經註

越人鑄銅為船在安定江潮退時見

出交州記

王機遣使乞為交州會杜弘溫邵及交州秀才
劉沉謀反陶侃擊破之又遣別將討機斬之諸
將請乘勝擊邵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但一函紙
足耳下書諭之邵懼而走追獲於始興加都督

交州軍事

見晉書

日南野女羣行不見夫其狀晶白裸袒無衣襦

見博物記

盧循寇交州刺史杜惠度以火攻燒其船艦一

時潰散循赴火死傳首京師封龍編侯見水經註按晉

書盧循勢屈先鳩妻子又召伎妾問曰我今自殺誰能同者多云鼠雀貪生就死人清所難有云官尚當死某豈顧生於是悉鳩諸辭死者自投於水慧度取尸斬之與此不同

虞國為日南太守有惠政出則雙鴈隨軒及還

會稽鴈亦隨焉既卒猶棲墓不去孔暉會稽記

高駢為安南都護時南詔陷交阯駢擊破之進

靜海軍節度使唐書曰駢大破南詔收所獲贖軍李維周匿捷書不奏劾駢玩

敵更命王晏權代駢俄而駢拔安南斬蠻帥段曾遷降附諸洞二萬計晏權發海門傲駢北歸

而駢遣王惠贊傳會遷首京師見滕臚甚盛乃晏權等惠贊懼匿島中間關至京天子覽書羣臣皆賀進駢檢校刑部尚書仍鎮安南改都護府為靜海軍授駢節度

交州有鳥王如鵲頭有毛冠尾長一尺五寸純

黑色欲取諸鳥先選高枝斫除枝柯惟留三兩

枝以膠插着取鳥王置其下鳥王鳴呼眾鳥聞

聲爭集其處或銜果實或送虫蟻皆送鳥王諸

鳥著膠獠于下收之見寰宇記

胡盧笙者交阯人多取無柄之瓠割而為笙上

安十三黃吹之音韻清響雅合律呂嶺表錄異

宋太宗遣李若拙以玉帶賜黎桓桓出郊迎然
詞氣悖慢曰向劫如洪鎮乃外境蠻賊也皇帝
知非交州兵否若交州叛命則首攻番禺次擊
閩越豈止如洪鎮而已若拙曰上初聞寇雖未
知所自然以足下拔自牙校授之節制固當盡
忠豈有他慮及見執送海賊事果明白然大臣
僉議朝廷建節帥以寧海表今蠻賊寇害是交
州力不能獨制請發勁卒數萬會交兵剪滅之
上曰未可輕舉慮交州不測朝旨或致驚駭不

若且委黎桓討擊當漸清謚今不復會兵也桓
避席曰海賊犯邊守臣之罪聖君容貸未加誅
責自今謹守職約保永清於漲海因北望頓首

謝

見宋史

黎龍廷遣黃成雅來貢會含光殿上以成雅坐
遠欲稍升位箸訪宰相王旦旦曰于產朝周饗
以上卿之禮于產固辭受下卿禮而還國家惠
綏遠方優待客使固無嫌也乃升雅于尚書省
五品之次

見宋史

李天祈遣使入貢詔館懷遠驛安撫使范成大
言經畧諸蠻安南在撫綏之內陪臣豈得與中
國王官亢禮政和間貢使入境皆庭然不報謁
宜遵舊制詔從之

見宋史

元遣柴椿再諭陳日烜來朝若不能自覲則積
金以代其身兩珠以代其目副以賢士方技以
代其土民不然脩爾城池以待審處

見元史

交趾道士年九十九別號漫叟因渡海船壞結
庵于金仙水石上養一雞大如倒掛于日置枕

啼卽夢覺又畜一胡孫小如蝦蟇以線繫几案
間道士飯已卽登几食其餘又有龜狀如錢置
金盃中時使出戲衣褶常以詩自娛云流動乾
坤影花沾雨露香白雲飛碧漢玄鳥過滄浪月
照柴扉靜蛙鳴鼓角忙龜魚呈瑞氣無物汚禪
床僧惠洪見之戲曰公小國中引道神也後莫

知所之

見廣州志

莫登庸本東筦番民父流寓安南宜陽縣社長
名之曰萍蓋無定跡之義也以漁爲業登庸有

勇力黎溼以爲都力士竟至篡國而終爲義子
阮敬所鳩見月山叢談
○以上交趾

從林邑至日南盧容浦口可二百餘里從口南
發往扶南諸國常從此口出也故林邑記曰盡
紘滄之獫遠極流服之無外地濱滄海衆國津

逕見水經註

紀粟出浦陽渡便州至典由渡故縣至咸驪咸

一巴南麋鹿蒲岡鳴咆命疇警嘯聒野孔雀飛

翔蔽日籠山渡治口至九德見林邑記

松原以西烏獸馴良不知畏方寡婦孤居散一

至老南移之顛碎不踰似倉庚懷春於其北翡

翠熙景乎其南雖嚶謹接響城隔殊非獨步難

遊俗姓塗分故也見林邑記

林邑城西南祭山東北瞰水重壑流浦周繞城

下東南壑外因旁薄城東西橫長南北縱狹北

邊兩端廻折曲入城周圍入塼城二丈上起塼

城一丈開方隙孔上倚板板上層閣門上架屋

屋上構樓飛觀鷗尾迎風拂雲鸞翥鬼一但制

造壯拙稽古夷俗城開四門東爲前門當兩淮
渚濱於曲路有古碑夷書銘讚前王胡達之德
西門當兩重壑北廻上山山西卽淮流也南門
度兩重壑對溫公壘交州刺史溫放之征林邑
今東城南五里有溫公二壘是也北門濱淮路
斷不通城內小城合堂瓦殿南壁不開青隤丹
堦棖題楠椽多諸古法廻廊曲掖綺牖紫牕椒
房嬪媵無別宮觀路寢未巷共在殿上臨踞東
軒逕與下語子弟臣侍昏不得上屋有五十餘

丘連薨接棟檐宇如承神祠鬼塔小大八廟層
臺重榭狀似佛刹郭無帶里邑寡人居海岸蕭
條非生民所處見水經註

比景縣日中頭上影當身下與影爲比故以比

影名縣闕綱曰比讀蔭苙之庇影在已下言爲

身所庇也見水經註

林邑王陽邁死子咄立慕其父復改名陽邁見南

齊書

阮彌之征林邑楊邁出婚不在阮謙之領七千

人先襲區粟未入壽冷三日三夜無頓止處疑
海直岸遇風楊邁攜婚部伍三百許船夜於壽
冷浦相遇閻中大戰謙之手射楊邁施工以風
溺之餘制勝理難自此還見水經註按宋書曰
阮彌之遣隊主相道
生三千人赴討攻
區粟城不克引還
宗慤隨檀和之圍區粟城林邑王傾國來拒具
裝被象前後無際士卒不能當慤謂獅子威服
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遂克林邑
見宋書

小水岬暴塵常吐飛溜或雪霏沙漲清寒無底
分溪別壑津濟相通檀和之東橋大戰楊邁被
剗落象卽是處也見水經註

隋煬帝時常駿使赤土還入海見綠魚群飛水
上浮海十餘日至林邑東竝山而行海水色黃
氣腥舟行一日不絕云是大魚糞見北史

范頭黎死太宗崩詔於陵所刊石圖頭黎之形
於玄闕之外見舊唐書

大中祥符四年占城貢獅子詔畜苑中留二蠻

人以給養上憐其懷土給資糧遣還見宋史

占城交阯素仇後同入貢占城使者乞避交人

詔遇朔日朝文德殿分東西立望日則交人入

垂拱殿占城慈紫宸殿大宴則東西坐見宋史

有人往林邑於海嶼上得鯨頭骨如數百斛困

頂上一孔大如甕尾俗以為珠穴見寰宇記

林邑人殺象象怒布陣以闌人登樹取衣掛樹

枝緣它樹而走象見衣以為人存以鼻汲水灌

樹枝倒不見人踏碎其衣而去象病首必向南

死肉鹿連皮煮易熟牙筭足掌肉稍佳見安南志

占城犯姦者男女共入牛贖罪負國王物者以

繩拘於荒塘物充而後出之見宋史

占城野水牛甚狠是人家耕牛走入山自生長

年深成羣但見人身穿青者必趕來抵觸而死

見華夷考

占城尸頭蠻本是婦人但無瞳人為異與家人

同寢夜深飛頭而去食人穢物飛回復合其體

即活如舊若封固其項或移體別處則死矣人

病者歸糞時遭之妖氣入腹必死

見星槎勝覽

林邑山楊梅大如杯碗以醞酒號梅香耐非貴

人重客不得飲

出林邑記

海棗身無閑枝直聳三四十丈樹頂四面生十

餘枝葉如桤櫚五年一實實大如杯盃味極甘

美泰康五年林邑獻百枚

出南方草木狀以上占城

赤土豪富之室恣意華靡惟金鑠非王賜不得

服用

見隋書

赤土甘蔗作酒雜以紫瓜根酒色黃赤味亦香

美

見隋書

勘合號簿洪武十六年始給暹羅以後漸及諸

國每國勘合二百道號簿四扇如暹羅國暹字

勘合一百道及暹羅字底簿各一扇送貯內府

羅字勘合一百道及暹字號簿一扇發本國收

填羅字號簿一扇發布政司收比遇朝貢填寫

國主使臣姓名年月方物令使者齎至布政司

先驗表文次驗簿比號相同方許護遠至京每

紀元則更換給

見廣東通志以上暹羅

詞陵有三十二大夫大坐敢先為最貴見唐書

閣婆不設刑禁雜犯罪者隨輕重出黃金以贖

惟寇盜者殺之見宋史

爪哇港口一州長尾胡猴萬數一黑色老雄猴

為主一老番婦隨側婦人無嗣者備菓酒往禱

老猴喜則食物餘諸猴食盡即有雌雄二猴來

前交感婦回家便有孕否則無孕見華夷考

爪哇國舊傳鬼子魔天與一罔象青面紅身赤

髮生子百餘常食啖人其中人被啖幾盡忽一

日雷震石裂中坐一人眾異之遂為國主即領

餘眾驅逐罔象而除其害復一齒安業至今國

之遺文後書一千三百七十六年考之肇在漢

時至我大明宣德七年見星槎勝覽以上爪哇

真臘城皆疊石卻無女牆亦有監門者惟狗不

許入門城甚方整四方各石塔一座曾受斬趾

刑人亦不許人東池在城東十里周圍可百里有石塔石屋塔中有時銅佛

齊中常有水流出

真臘惟國主打純花布大臣打疎花布惟官人

打兩頭花布新唐人打兩頭花布人亦不罪以

暗丁八殺故也暗丁八殺不識體例也國有丞相將帥

司天等官皆國威為之金轎扛四金傘柄者為上金轎扛二金二柄次之金轎扛一金傘柄又

次之止一金傘柄又其次也下者止一銀一柄而已亦有銀轎扛者金傘柄以上官呼巴丁或

呼暗丁銀傘柄呼斯辣的傘用中國紅絹其裙直拖地油傘綠絹為之裙卻短

人知蠻人醜黑不知宮人及南棚南棚乃府第也婦女

多有其白如玉一布經腰之外皆露胷酥國主

之妻亦如此國主凡五妻正室一人四方四人

嬪婢三五千番主與正妻同坐金窻中諸宮人

次第列兩廊供出入之役者呼陳家蘭不下三

千卻有丈夫與民間雜處只額門前削去其髮

塗以銀硃及塗兩鬢傍以為陳家蘭別耳番婦產後

作熱飯抹之以鹽納陰戶凡一晝夜而除之以此產中無病且收斂常如室女次日即抱嬰兒

同往河內澡洗夫適遠役只可數夜過十數夜婦必曰我非是鬼如何孤眠

直臘亦有通天文者日月薄蝕皆能推算但大

小盡與中國不同閩歲彼亦置閩但只閩九月

殊不可曉一夜只分四更每七日一輪亦如中

國開建除之類有兩日最吉三日平平四日最

東西洋考卷之二 十六 振

東西洋雜錄卷之十二
凶何日可出東方何日可出西方雖婦女皆能
算之十二生肖與中國同但呼名異耳如以馬
為卜賽雞為樂猪為直盧牛為箇之類

直臘爭訟雖小必上聞初無笞杖但聞罰金重
事亦無絞斬止掘地成坑納罪人於內實以土
石堅築而罷次有斬指去鼻者但姦與賭無禁
姦婦夫或知之以兩柴絞姦夫之足痛不可忍
竭資與之方免人家失物疑人為盜以鍋煎油
極熱令伸手於中果偷則手爛否則皮肉如故

又爭訟莫辯曲直國宮對岸有小石塔十二座
令一人各坐一塔無理者必生瘡癩或咳嗽之
類有理者畧無纖事以此剖判謂之天獄

真臘地苦炎熱日非數次澡洗不可過初無浴
室孟桶但家有一池否則兩三家合一池男女
皆裸形入池或三四日城中婦女至城外河中
漾洗河邊脫去所纏布入水者動以千數雖府
第婦女亦預焉踵頂皆見唐人暇日頗以此為
遊觀之樂

有病多入水浸浴及
頗頻洗頭便自痊可

直臘糞田皆不用穢嫌其不潔也唐人到彼皆
不言及中國糞壅之事恐為所鄙登溷既畢必
入池洗淨止用左手右手留以拿餅按隋書曰以右手為
淨左手為穢每旦澡洗以楊枝淨齒讀誦經呪
又澡洒食食罷還用楊枝淨齒又讀經呪
巨舟以硬樹破版為之匠者無鋸但以斧鑿開
成版凡要木成段亦以鑿鑿斷起屋亦然船上
以芟葉蓋覆卻以檳榔木破片壓之此船名為
新拏所粘之油魚油所和之灰石灰也小舟卻
以一巨木鑿成槽以火熏軟用木撐開腹大兩

頭尖可載數人名為皮闌以上俱真臘風土記

三佛齊人民不輸租賦有所征伐隨時調發自

備兵器糧糗見宋史

治平中三佛齊地華伽囉遣使至囉囉入貢遇
風船幾覆禱天有老翁現雲端浪旋息時冠燬
廣州天慶觀老君像在瓦礫中至囉囉觀之即
向所見也及還告地華伽囉遣人詣廣鳩工重
建施錢十萬置山田於黿塘以充常住鑄大鐘
覆以樓明年地華伽囉沒剪其爪髮送道士葬

之龜塘至今祭焉見廣州志

神鹿高三尺許前半甚黑後半白花毛純可愛

止食草木不食腥出舊港國見華考以上三佛齊

大食男子鼻高黑而髯女子白皙出輒鄣面日

五拜天神有禮堂容數百人率七日王高坐為

下說法曰死敵者生天上殺敵受福故俗勇于

鬪見唐書

大食海中見一方石上有樹幹赤葉青樹上生

小兒長六七寸見人皆笑其手脚頭着樹枝摘

取一枝小兒便死收在大食王宮見舊唐書

大食國出胡羊高三尺餘其尾如扇每歲春月

割取脂再縫合之不取則脹死見方國志按大食有大尾羊

毛薄皮尾上旁廣重一二十斤行則以車載之唐書謂之靈羊

嘉靖三十四年三月司禮監傳諭戶部取龍涎

香百斤檄下諸藩懸價每斤償一千二百兩往

香山澳訪買僅得十一兩以歸內驗不同姑存

之亟取真者廣州嶽夷囚馬那別的貯有一兩

三錢上之黑褐色密地都密地出夷人繼上六

兩褐白色問狀云褐黑色者採在水褐白色者採在山皆真不贗而密地山商周鳴和等再上通前十七兩二錢五分馳進內辨萬曆二十一年十二月太監孫順為備東宮出講題買五斤司劄驗香把總蔣俊訪買二十四年正月進四十六兩再取於二十六年十二月買進四十八兩五錢一分二十八年八月買進九十七兩六錢二分自嘉靖至今夷船聞上供稍稍以龍涎來市始定買解事例每兩價白金然得此甚難

見廣東通志
○以上啞齊

成化間撒馬兒罕使臣枉道至廣東將往蒲刺加市後覘入貢所過震驚布政使陳過天言後覘本非澤國所產假借意旨入海宣索驚擾域中貽譏海外

見昭代
典則

紅毛鬼長灣夷拒不納蒲刺加伺其舟回遮殺殆盡

見廣東通志
以上麻六甲

人到吉里地悶多染疾病十死八九蓋其地瘴氣及淫汚之故也

見星槎勝覽
○右地悶

佛郎機在爪哇南二國用銃形製同但佛郎機
銃大爪哇銃小國人用之甚精稍不戒則擊去
數指或斷一掌一臂嘉靖初佛郎機遣使來貢
行使皆金錢其人好食小兒每小兒市金錢百
文廣之惡少掠小兒競趨之其法以巨鑊煎沸
湯以鐵籠盛小兒置鑊上蒸之出汗盡乃取出
用鐵刷去苦皮其兒猶活剖腹去腸胃蒸食之
居二三年兒被掠益衆海道汪鋹以兵逐之不
肯去又用銃擊敗我兵乃使善水者入水鑿沈

其舟盡擒之汪鋹由此薦用後爲吏部尚書會

北虜入寇鋹建議請頒佛郎機銃於邊鎮詔下

所可施行三邊賴其用然鋹疏語諄復可厭兵

部郎中吳縉見而笑之鋹怒黜爲銅仁知府或

戲之曰君被一佛郎機打到銅仁府

呂宋者卻不聞食小兒之事

呂宋最嚴狡童之禁華人犯者以爲逆天輒論

死積薪焚之

以上呂宋

裴清使倭東至竹斯國又東至秦王國其人同

於華夏以為夷洲疑不能明也又經十餘國達
海岸自竹斯國以東皆附庸於倭見隋書

貞觀五年日本使者入朝帝矜其遠詔有司毋
拘歲貢遣龍州刺史高仁表往諭與王爭禮不
平不肯宣天子命而還永徽初獻琥珀大如斗

瑪瑙若五升器見唐書

唐日本王子來朝王子善棋勅顧師言為對手
王子出楸玉局冷暖玉棋子云本國之東有集
真島島上凝霞臺臺上有手談池池生玉棋子

冬溫夏冷故謂冷暖王又產如楸王其狀類楸
碁之為局光潔可鑑師言與敵手至三十三下
勝負未決師言汗手凝思方敢落指謂之鎮神
頭乃是解兩征勢也王子瞪目縮臂已伏不勝
廻語鴻臚曰待詔第幾手耶鴻臚詭對曰第三
手師言實第一國手矣王子曰願見第一曰王
子勝第三方得見第二勝第二方得見第一今
欲驟見第一其可得乎王子掩局曰小國之一
不如大國之三信矣

倭國有天王自開闢以來相傳至今不與國事

不轄兵馬惟世享國王供奉而已國王受國事

掌兵馬盛衰疆弱更替不常續文

元豐時明州言得倭國太宰牒遣仲回等貢純

二百匹水銀五千兩以仲乃海商貢禮與諸國

異請自移牒報而答其物直從之見宋史

日本人善噉茶道傍有茶店邀人噉茶如漢人

入酒館見續文

肥前州島會村山等安者受彼武藏總攝之命

監主市易交關唐人者也明石道友乃領倭出

販渠率駕舟送偵探官董伯起來還旗書單冀

凱旋四字海道副使韓仲雅馳至海上召倭目

稱自平會物故國甚厭兵惟常年發遣十數船

挾帶資本通販諸國經過雞籠頻有遭風破船

之患不相救援反掠我財乘便欲報舊怨非有

隔遠吞占之志也問渠何故謀據北港稱通販

船經由駐泊收買鹿皮則有之益無登出久住

意或漁捕唐人見影妄猜或仇忌別島生端唆

害問渠外海商販何故內地劫掠稱國王嚴禁

不許犯天朝一草一粒緣各商趨風飄入浙

聞不得已沿途汲取出身官兵即去賊相待因

而格鬪未免殺傷且各商去國遠不必謹守國

教誘取利者國王寔不知聞聞則必根查之而

種誅之董伯起親見舊年同道友來擄去漁人
張士春歐達老船家五十餘輩今盡監繫待厄
報行戮是也問渠何故揆去伯起稱上年彼國
發商船十一隻阻風失踪其二船係島酋親子
至今未還其七船與浙兵纏住所推道友二
船先到東湧遇小漁船免代樵汲并作眼目詢
知軍門黃都命多撥船兵火器係是韓海道新
行訓練十分精利於漁船叢中覺察伯起有異
質問係是海道中軍官人禮請過船同到日本
一則欲待官兵追及央其分割一則藉此歸報
國主明非逗留寤寤不敢輕慢問渠今又何以
還伯起稱總攝嗣立未久每念四夷皆得自通
天朝而彼獨隔絕先世亦常列名職貢而後乃
棄捐心中時常以為耻憤今因送到伯起詞氣
耿介愈仰中華人物始悟每年輕舟遞取我
寇進謁或稱衙門差官以來供饋或領互市價
值竟至脫騙皆統濫奸民使小國慕化之心有
負而天朝字小之恩不沾今幸撥雲見日自

願輸忱春信風柔始差道友等整船送回至恭
進表文經沈參將諭以不合體式願帶微回矣
問渠何故侵奪琉球使吏治其土宇稱係薩摩
酋陸粵守恃強擅兵稍役屬之今歲輸我王不
過銀朱三千收利幾何而不忍割出但須轉責
該島耳本道隨諭汝弄琉球皆吾救前事當
自向彼國議之又問渠來意何求稱送還華官
得一公文回報圖好體面傳好名聲別無
但願自後鑒我倭人船眾止是通販不
官兵相遇莫輒關殺木道諭汝來西販先
境乃天朝首藩也迤南為臺山為曠出為東
湧為島坵為澎湖為彭出皆我閩門庭之內豈
容汝涉一跡此外澳渤華夷所共窮兵芟薙漢
過不先汝或飄風暫時依泊不許無故登岸或
為曠日所誤望山取汲不許作意淹留我兵各
有汛地防圍驅逐自難弛縱但汝自取方便明
聲稟而速颺去可矣渠又請歸島啓知國主先
犯料羅大金之人係何島商倭則請官蒞殺之

國中如唐人撥置則差倭縛送于境上以表坊
 順本道諭使命往來非疆吏所得擅議本省
 奏聞發落尚延日時汝船經由港灣或招猜釁
 汝國中一動一靜我院道悉見悉聞果不食言
 自汝國長利也旋又論上年琉球報汝欲窺
 占東番北港傳豈盡妄天朝因汝先年有交
 通胡惟庸之事有擅遣宋素卿在驛開殺之事
 有誤信汪五峯頻年入寇之事近年有平秀吉
 侵擾高麗之事疑汝嫌汝懸示通倭禁例益嚴
 其實遠與窮棍挾微貲涉大洋走死驚列于汝
 地者弘綱濶自尚未盡絕汝若戀住東番可我
 寸板不許下海寸絲難望過番兵交之利鈍未
 分市販之得喪可觀矣歸示汝主自擇處之明
 石道友等各指天拱手連稱不敢不敢因量賞
 花紅布絲復椎牛醞酒大饗之仍頒布旗大書
 福建綬回日木坊順夷目俾懸桅上給糧遣回

倭詩文
 ○見款



